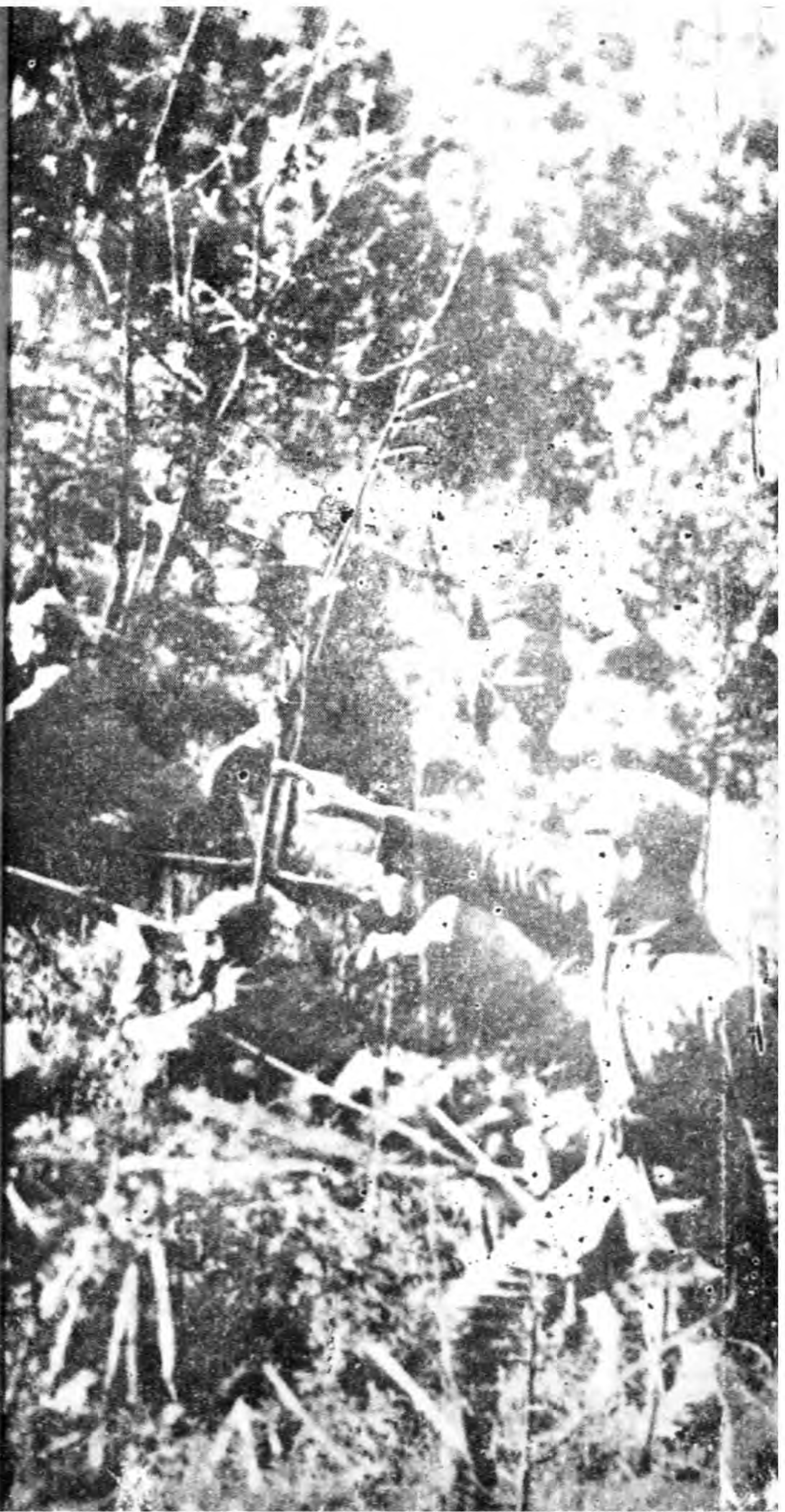


前線歸來

執筆者

郭沫若 胡蘭畦
夏衍 胡萍
田漢 黎明健
謝冰瑩 等



M/5
I253
251

抗敵小叢書

前
綫
歸
來

上海華光出版社發行



3 2173 0321 7

目次

前線歸來·····	郭沫若（一）
張向華將軍會見記·····	夏衍（八）
孫元良將軍訪見記·····	田漢（二〇）
不做俘虜的戰士·····	冰瑩（二三）
犒軍去·····	胡蘭畦（二五）
戰區歸來·····	胡萍（二四）
戰地的一夜·····	黎明健（二六）
某副師長談抗敵經過·····	冰瑩（二九）
楊森將軍訪問記·····	胡蘭畦（三四）

戰地去來記……………林 林（三六）

偉大的戰士……………冰 瑩（三九）

浦東的一夜……………陳之亮（四一）

陳銘樞將軍談戰局……………泉（四四）

前線一角……………蕭曼谷（四六）

前方的漢奸……………冰 瑩（四八）

戰地剪影……………黎明健（五〇）

月夜戰地散記……………林 林（五四）

崑山之行……………莫 思（五八）

前綫歸來

郭沫若

從楊行回來的晚上，因為已經十一點多鐘，寓裏的熱水管已經停了，便打開冷水管子來洗了一次澡。因為疲倦，又感覺燥熱，便照例開着南窗就睡了。

睡得很舒服，深熟，醒來已經是第二天八點鐘。像這樣深熟的睡眠，回到上海以來，是不曾有過的。然而我的夢來不甚健全的腸胃卻囉嗦了起來。自己是學過醫的，便給它個飢餓治療，整整餓了兩天，到第三天上，在附近友人家裏，才開始吃了兩餐稀飯，身體相當萎頓了下來。

回楊行後的第四天是九月初七了。清早一位洪君走來。他說，XX有信給杜君，要請我到XX去商量點子事情，不知道我願不願意去。如願意去便把杜君引來，叫他設法備汽車。

「XX」是現任江防總司令XX的號，和他自武漢一別以來已經十幾年不見了。我是很願意去和他見一見，但又免顧慮了一下自己的身體，餓了幾天的身體，再來長途奔馳，不知可否吃一下。但這樣的顧慮卻只是一瞬間的事。可以說我的太腦皮質上的某一部分細胞正在這樣躊躇的時候，而另一部分的細胞已經命令我的喉舌發出了聲來。

——好的，我去，你把杜君引來好了。

回頭杜君也就來了，約好晚間出發，他打汽車來接我。

晚上五點鐘由寓裏出發，轉輾地換了好幾次汽車，到了九點半鐘，才同杜君兩人認真地由小南門向前途出發。

敵機不斷地來襲，沿途的市街都是熄了燈的，儼如一座死城。步哨是密接地布設着的，口令森

嚴，真有些戰地的風味。

原野中秋虫清冽地叫着。天上有繁星羅列，正是銀河汎濶的時候，然而夜景却很朦朧。隊伍的調換，卡車的來往是很頻繁的，有些地段，公路的兩旁爲一上一下的士兵騾馬蟻接續着，使汽車向前開駛，十分費力。所謂「偉大的時代」，「神聖的戰爭」，那些語彙的意義，到這時候，才真切地感覺着。武裝着的同胞們是以自己的血，自己的肉，來寫着我們民族解放的歷史的。坐在汽車裏不知不覺的便慚慚起來：自己有什麼德業，公然敢坐汽車？

而且，這汽車還得聲明，是商團向私人借來的，並有四位鐵鐵盜的商團護衛着我們。

「精誠團結」的話，在口頭是講說過，在文字上是看見過，如今是身受了。

自己所懸着的身體，爲興奮，慚慚，感激，種種精神上的活動所飭勵，鞭撻，鼓舞，卻反轉振作起來了。病不知躲向了何處去，飢餓也隨着它脫離了我的身體。

汽車跑了多少時間，經過什麼地方，在這兒我都不好寫。在這兒我深切地感覺着文藝的功利性了。所謂「有什麼話寫什麼話」的那種話，所謂「爲藝術而藝術」的那種藝術，在平時聽起來倒很像是自由而高尚，然而到了戰時呢，唉，自己把尊容露出了。

到了目的地點了。探問起來，××卻是上了前線。因爲是在夜間，不願意使人麻煩，不願意擾亂戰友們的寶貴的清睡，我便提議着就在汽車裏過夜，大家也贊成了。

在汽車裏過夜，雖然逼狹得一點，實在十分舒服。因爲我們的士兵多是在街頭巷口，公道兩旁的地面上過夜的。坐在上海租界裏過着樂園生活的人，如要想像士兵所過的生活，只消把前幾天滬戰發動時的一幅難民流離圖復活在眼前就够了。

在清涼的朝氣中醒來，看明了所睡的地方是街道上的一片隙地，有株槐樹罩着，下有一潭的綠水。正對着的另一街側是一家做豆腐的人家，已經早早開門在做工作了。

杜君叫我去吃點豆漿和油條，我走進店裏去時，店中的主幹是一位穿件鐵布衫的六十歲以上的老媽媽，細長的身裁，細長的面孔，精神十分活潑，動作異常靈敏，在年青時一定是美好過來的。她的助手是一位四十來往的媳婦，那人卻矮而向橫的空間發展，面孔忠厚，是一幅隨處可見的村婦典型。還有一位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大約是老媽媽的孫女吧，面貌和身裁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折半。這位姑娘穿的一件黑色絹絲的短上衣，百色的褲子，是十五年前的上海曾流行過的裝束了。現行的長裾短袖，和西洋夜服相差不遠，而中國女子的體格却還有建設得起來，已經看得有點令人生厭，看見十五年前的古服倒也覺得也還本色而脫俗。姑娘面上有點雀斑，敷着一層薄薄的粉，快要脫掉，無嫌猜的境域而尚未脫掉的一切的表情和動作，不錯，是很可愛的。

這兒的人情，就和這兒的空氣一樣，大和上海不同。上海市上的人是失掉了清晨的，而可以說上海市壓根兒便沒有清晨，儘管你就在四五點鐘的時候起床，都隱隱有一股炎熱氣襲擊你。人情呢！也相差不遠。然而，這兒的人，却和這兒的清晨是一樣。

老媽媽叫小姑娘替我打水洗臉，磁盆，溫水，面巾，都相當乾淨。我自己是有點潔癖的人，但絲毫的忌避意也沒有生出。一大清花碗的豆漿，兩根油條。問要白糖，白糖沒有。我的經過了一番飢餓治療的不健全的腸胃，跑到鄉下來，又算是經過了一番轉地治療，覺得一點也不囉嗦了。純粹的豆漿勝過上海市的所謂「牛奶」。

我吃完了。杜君替我付了錢，但老媽媽說不要，媽媽說不要，小姑娘也說不要。不過，我們沒

有讓她們不要。我們走出了店門。應着杜君的提議，便從一條側巷插向原野裏走去。

禾稻已經是達到成熟的時候了。看見玉蜀黍，動了食思。玉蜀黍是我最喜歡吃的東西，鮮嫩的玉蜀黍無論燻食或煮食，但千万不要塗醬油或白達，那滋味實在是够人領略。今年一直還沒有得到吃這玉蜀黍的機會。

荒野上開着一片野生的牽牛花，都是一律的藍色。這花是只知道有清晨，不知道有炎晝和黑夜的，一萬個清淨的小小的喇叭，齊向着天空吹奏着朝頌。

一道小河，水是活的。一羣細長的小魚，長可二三寸，在離水面不遠作集團跳舞。那汚潑！那歡喜！

我看見了荷花，看見了開着各種花樣的美人蕉，看見了開着白花、紫花、紅花的紫薇，看見了我所喜歡的大山林，但花是開過了。

不期然地遇着了司令長官×××

文章在這兒寫得很突兀，但事實上更要突兀，恕我待日後再自行加註吧。

十年不見的老將軍，磅礴的氣概依然不減當年。當他留着又吃了一頓早餐。大餅，油條，白飯，米湯，炒雞蛋，煮雞蛋，蛋花絲瓜湯，小青菜，此外還有三四種素食，我老實不客氣地向我的囉唆了幾天的肚子裏盡灌，讓我成爲一顆爆擊彈吧！轟的一聲把我自己轟成灰。

坐了一會，打算再去看看××。問到×將軍近來有詩作沒有，他答應說有三首。我說，可讓我拿回上海去發表？他說，好的，看了××後請再來。我們也就辭別了。

眞真是有點出人不意，凡是武裝的同志，認得我的人，不知道何以那樣的多。在街頭迷失了去

向，向過路的兩位武裝同志問路，原來又是認識我的人。由他們把我們引到××那裏，剛剛走到門口，轟隆隆地飛機來了，是敵人的。引路的把我們引到葡萄架下伏着。

轟隆……轟隆……轟隆……連炸了二十幾聲。

××不在，但他的去向連他的左右都是不十分清楚的。

遇着了個鄉兒的一位副處長，是從前北伐時在總政治部裏做過事情的人。他聽說我病了幾天，又聽說我昨夜是在汽車裏過了一夜，便很關切我，說：怕身體吃不下，請在他的帳子裏休息一下。那是一家逃難走了的人家，據說逃走得似乎十分匆忙，連床上的蚊帳都沒有下去。

我感謝着朋友的厚意，實際上也有些疲倦，便把帳子放下，和衣而睡。

睡得怕有兩刻鐘的光景，醒來之後，意趣倍覺閑適。看見房中有一部「唐詩合解」，順手拿來翻了一下。

長條的花格門窗外有一個小小的天井，地面是用磚頭豎砌成的，但從那磚縫之間卻迸出了一些鳳仙花，雞冠花來。又有一個小花壇，栽着些不知名的花草。幾盆秋菊尚未著蕾，而有些憔悴的意思。有微風吹得花草搖動，有淡淡的一抹秋陽，花紅得有點寂寞，草顯得分外謙虛。自己便走到書案頭的紙筆寫出了一首五律：

「雷霆轟炸後，睡起意謙沖。庭草搖風綠，墀花映日紅。江山無限好。戎馬萬夫雄。國運昇恆際。清明在此躬」。

把詩寫好了，又在後邊寫了一段小跋：

「在××遇敵機轟炸，於明遠帳中午睡片時，醒來見庭前花草淡泊宜人，即興賦此。」

剛寫到這兒。明遠在外室看見我已經起床，便走了進來。

——哦，在做詩，就給我吧。他這樣說。

——好的。

我於是在小跋後又添了幾個字：「用贈明遠同志。九月八日」。

明遠，不用說就是那位副處長的名字了。

明遠是看過我的「從日本來了」的，他問我：夫人有信來嗎？

我回答他說：前月廿一號有信來，以後便沒有了。

——生活沒有問題嗎？

——暫時還可以敷衍得過去，不過日久便沒有把握。

說到這個問題，自己實在有點渺茫。

不一會，XX遣人來請我們，看見他的時候，才知道他到XXX那兒去來，我們剛好錯過了。

在一張鋪着軍用地圖的方桌上圍坐着，細密的地圖用紅綠各色的鉛筆畫了許多的直線曲線。

XX案着地圖對我們把前線上的情形詳細地說了一番。據他說，我們不如敵人就只是飛機大砲，假如全靠步兵衝鋒，那敵人是毫不足畏的。

但這所缺乏的飛機大砲應該如何補充，我是略略想了一下，不過我沒有說出口來。因為XX是軍事專家，而且是在軍事上負責的人，我想就不待我說，在軍事上的當局一定是已經有了籌畫的。

最使我感動的是XX說出他的主張是「屢敗屢戰」，我見XX的口吻完全相同我前月在XXX見着XX時，他也這樣對我說過。這，我覺得是每個軍人所應該抱的決心，也是我們每個人民所應

該抱的決心。要有「屢敗屢戰」的精神，我們才能够抗戰到底。

XX問到我有什麼意見，我略略把自己見到的告訴了幾點：

第一我覺得我們的後方工作應該化整爲零，應該多設醫藥站，伙食站等，並隨時移動，以免敵人轟炸。

第二我覺得軍中的政治工作應該趕快復興起來，民衆運動應該從速開放而加以組織，如此才可以鞏固我們的後方，剷除漢奸的根蒂。

第三我覺得全軍應該速施防禦霍亂的注射，因爲霍亂在上海已經有流行的傾向。

第四我覺得軍中應該多備日文宣傳品，由我們前線的兵士及飛機師投散於敵人的陣地，以勸告敵人的士兵，覺醒他們的迷夢。

第五我覺得軍中應有一種統籌全局的「戰報」，以聯絡各軍彼此的消息，以傳達正確的戰況於人民，並以保存這次神聖抗戰的紀錄。

此外也說到難民移殖的問題，產業遷徙的問題，發動國民外交的問題，XX都一一命人紀錄了下來，據他說：他要把我所說的要點打電到南京去。

他交了X將軍的三首詩給我，說X將軍向我致意，他已經同南京去了。他又說，前線戰事很順利，爲指揮之便，當晚已決定全部往前移動。移動的地點他雖然向我說明了，不用說在這兒是不好寫出的。

XX陪着我們吃了中飯，我們，至少我自己，感受着滿腔的快意，乘着來時的汽車，又回到了上海。

張向華將軍會見記

夏衍

北伐戰爭中叱咤風雲的虎將，「中國鐵軍」第四軍的創立者，指揮官，XX總司令，陸軍上將，——從這些聲威，經歷，和職位，我很奇妙地聯想到一位張桓侯式的豹額虬鬚的將軍，可是，當他出現在我們的前面，殷勤而熱烈地握着手的時候，他却是一個身材和我們差仿，具有一雙善良而常常湛着笑的眼睛的智識階級。這意外的印象，正和我第一次遇見葉挺先生的時候一樣，十年前，當他的名字和賀龍先生聯在一起而轉戰贛粵的當時，說起他的名字也可以嚇止一個啼哭的嬰兒，可是，一個月之前遇見了他，我覺得，他還是一個好像剛從大學畢業，天真好動，而又多少的帶着些羞態的青年。

我這樣寫，並不想將張向華先生描寫成一個溫文的「儒將」，恰恰相反，我明白地看出，在他那結實的身體裏面，包藏着無限的精力，在他那緊張的眉宇中間，洋溢着異樣的懾懾！

和兵士們完全一樣的草綠色的布質軍服，平頂頭，大約有個把禮拜不會修剪過的口鬚，假使要找出一點和兵士們不同的記號，那恐怕祇有刻在藍珉瑯質徽章中間的一個亞拉伯式的1字。

他辦公的地方倒像一間整潔而簡單的書房，兩尺闊的小行軍床，寫字桌，書架，窗明几淨，這都不像一個總司令部。祇是四周的牆上，却貼滿了壁畫一般大小的輿圖。紅的藍的鉛筆這兒那兒的畫着許多我們看不懂的標記。對着這些樹葉紋絡一般細微的地圖，看着在我們談話中間間斷地進來請示的軍佐，我總意識到這間我們對坐着的房間，正就是指揮着X多萬健兒在和我們的民族敵人作戰的中樞！

在這房間裏，除出主人之外，是郭沫若先生，壽昌兄，和我。

壽昌代表我們對於他的爲國宣勞表示了敬意，而希望他發表一點對於抗戰的感想的時候，他笑着說：

「不，不，我不會講話，我不能發表談話，打仗才開始，打完了再說，打完了再說！」最後的一句，除出謙虛之外，我感覺到一種虹一般的氣焰，鐵一般的決心！

「我知道我的長處和缺點，」他說，「提一師之衆，衝鋒陷陣，我可以做，可是對於戰局全般的估斷，和政治上的問題，正是我的弱點！軍人，不懂政治就是時代落伍！」在他多細紋的眼梢，堆着溫文的笑。

「你不是落伍，是超過時代！」沫若說：

可是問不容髮地他接着說：

「過猶不及，超時代和落伍一樣，這對話犀利而又幽默，大家笑了。

對於華北戰事，他一點也不悲觀，從他偶爾流露出來的一些簡單而辛辣的對話，使我認識了張向華不像他自謙一樣地單是一個祇能衝鋒陷陣的將軍。

是天高氣朗的秋天；透過窗，可以看見蔚藍色的天，黃褐色的野，農婦悠閑地在阡陌間走，小羊在遠遠的地平綫上顯出了很鮮明的幾顆白點，沒有飛機，沒有砲響，也看不出戰時的情景。但是望着這「和平」的圖畫，一個鉛一般重的意念壓住了我的心頭。

「這兒有漢奸活動嗎？」我問：

「豈止有，很多！」他回答，「殺不完，殺也不是好辦法！」據說，當漢奸的沒有一個年壯力強的

男子，不是蹺脚。駝背，噁吧，六十幾歲的殘廢，就是十五六歲的兒童，他們沒有智識，當然也不知道這種行為客觀地會有什麼作用。

「殘廢老朽，祇要證據確鑿，就處決了，這些人對於國家民族不會再有好處，可是十四五歲的孩子，……」他斂了笑容，「可以殺嗎？我祇能將他們關了起來，……」

一抹憐憫的表情從他臉上掠過。我們這位咕吡三軍，威懾敵胆的將軍，在這兒竟是一位藹然的仁者！

留了飯，領略了他不辭斗酒的豪情，到上海的連絡車快要開了，我們一起走出了司令部，沿途的老百姓，兵士，壯丁，都帶着微笑望着他，不像對一個指揮十萬人的將軍，而像對一個親愛的家長，保護者。

「這樣平靜，敵人會放棄他攻浦東的企圖嗎？」我們問：他搖了搖頭，「不會，不過來攻，他們會有什麼好處？第一他們怕死，不敢登岸，退一萬步說，登了岸，依舊像江左一樣的持久的陣地戰，試問他準備犧牲多少人，才能突破我們的封鎖綫？」

是新釘，是截鐵，我們驕將這鐵一般的自信，轉告給後方的朋友。

汽車在敵機轟炸過的彈穴間駛着，已經近上海了。

孫元良將軍訪見記

出 漢

和彭秉離先生初次相見是在長時丸的三等艙。那時適當北伐戰爭中期，我在日本作了一次短期的，可是頗為愉快的旅行之後，將仍歸南京。彭先生却以反日之嫌於日本士官學校未畢業即憤然歸國。

。我們在船上談得甚爲投機。我覺得彭先生將是一位很有骨氣的軍人。但沒有想到相隔九年他已經是屹立鐵火中指揮忠勇將士與敵人作殊死戰的民族戰士了。在雷先生家宴敘之夜，彭先生告訴了我許多戰況。使我興奮非常，而未能親赴前敵爲恨。當他通知我們，他已和孫元良先生說過歡迎我們去時，我們的高興可想。

時間是約好早上八時。我和壽康弟至胡萍女士家時高伯綏弟已先在。因冒微雨步行至彭先生處。當吾車出法界時，西北空忽有晴意，頗引起吾人憂慮。但登船之際，陰雲如疊，雨已較大，忽敵機一隊掠過吾人頭上。旋聞機槍聲如雨點下。伯綏等相顧失色，視彭先生則泰然若無事。可知對於戰鬥經驗豐富之人，敵機之威嚇作用，亦至有限。

由彭先生的介紹我們熱烈地和孫元良先生握了手。他是那樣頗長清瘦的人，可是一種精悍之氣溢於眉宇。當我表示了我們慰問敬仰的意思之後，他說：「我在張文英家裏見過你的夫人。」說起來，當然我們也不很生疏。我們首先談到的是巷戰問題。日軍在一二八戰爭時在巷戰上吃了一點虧，因此他們的陸戰隊會經努力學習過去的經驗年年演習巷戰，我不知道在這次戰爭中敵，巷戰戰術究竟進展到什麼程度。但我們的青年孫先生微笑着說：「我看也沒有什麼進步。他們主要的靠飛機大砲來威脅我們。他們鬥志是不够的。當然哪，我們每個人都說得出理由。我們是抵抗侵略，爭取民族生存，而敵人却算什麼呢？」接着他說到最近俘虜獲的日本兵，那是一個小商人，他的家裏望着他撐持，而他不能不在軍閥驅策下做無謂的犧牲，他的伸訴不要說非常可憫，但孫先生說聲最可悲憫的却是東北的一部無知的同胞，他們甚至被驅迫着做進攻中國的砲灰。似乎近來所傳上海前線發現東北軍都是事實。敵人「以毒制毒」的手段之毒辣可想！

閩北的漢奸問題似乎已不甚嚴重。有的民衆多搬走了。幸虧與後方補給機關接近尙無十分不便。好的民衆動員，并準備更大的犧牲。現在抗戰纔兩月不到，有的人已經覺得犧牲太大，孫先生以爲是不應該的。

在「蘆溝橋」公演後，我計劃着「全面抗戰」的寫作。此劇擬分五幕。計上海，南京，平漢線，津浦線，平綏線，我要求孫先生供給些關於閩北前線的可得描寫的材料。他很謙遜的說，抗戰是軍人的天職，原無可說。但以閩北之錢從八一三開始與敵人「硬拚」直至今日，其間當不乏可歌可泣的故事。至少士兵們堅忍不拔的精神是斷然值得稱歎的。在那樣猛烈的轟炸下堅守五十餘日毫不退縮，不是容易的事！我們由陣地戰談到曹聚仁先生。曹先生有點把陣地戰與運動戰機械地對立了。因此有些人說他是「書生談兵」。孫先生以爲陣地戰與運動戰是隨着客觀情勢而自由自在運用的。但正在這時候我們這位談兵的「書生」的以半武裝的陸軍記者的姿態出現了。他是那樣熱情的握我們的手，又是那樣高興地帶我們到他的地方，指點前方的形勢。雨是那樣的不停，砲聲是那樣悶雷似的酬答着。那邊方冒着白烟的許是剛像敵人轟炸的結果吧。……

回到租界時是午後一點鐘了。雖則頭上仍有敵機盤旋，而緊張的感覺却大有不同。宜乎久居租界的人會另有一種想法。由於今天所得的印象，我們深覺得一種安心，那是我們上海各條戰線都是這樣的有把握。指揮官的有決心和天才，士兵的忠勇活潑，與民衆的熱烈的支持，便是我們勝利的保證。我們希望的是華北的戰綫也能像上海戰綫這樣的鞏固！

車子雨中直駛着。我們大家在XX商場下來。上電梯的時候胡萍女士拍着我肩上的灰，那灰是在戰地帶回來的吧。

不做俘虜的戰士

冰瑩

剛替一個炸傷了左大腿的士兵換完藥，又有一個子彈穿過了左手的弟兄在等着，他的名字叫劉叔全，四川人，現在××師××團×營×連充當上士，他在做防衛工事的時候，曾被敵人俘虜過去二十多分鐘，談起那一段短短的生活，他忘記了手上的創傷。津津有味地敘述着：

『他媽的日本鬼真厲害，他以爲中國人都像漢奸一樣愛錢的，所以把我俘虜過去，首先從毯子裏抓出一大把鈔票給我，並且要我回來運動全連的弟兄都投降過去，那些紙票上面都有日本兩個字，還印了一個什麼人頭，我全不做聲，只點了點頭把錢接在手裏，他又給我盛一碗稀飯，但是沒有菜，他說：『你餓了吧，趕快吃完這稀粥』。我起初害怕他放了毒藥不敢吃，後來一想，既然他給了許多錢給我，希望我回來運動弟兄們投降過去，自然沒有害死我一個人的必要，於是我真的吃了。』

『你怎樣懂他的話呢？』旁邊一位醫官問他。

『是呀，起初他們哈哈說些什麼我並不懂，後來有位很高很大的人和我說話，才曉得他也是中國人，不過他和日本鬼說話，我又聽不懂了』。

我已經裹好了他的傷處，就在他旁邊的凳子上坐下去和他談天，

『衣服的颜色和我們穿的差不多，但是材料很好，都是呢子的，比這位醫官穿的還要漂亮』。他指着坐在他右邊的古醫官說着，引得大家都笑了。

『他們也像我們一樣，都把符號藏起來了。』他很有條理地繼續着說，『也許你們還不相信，

他們那邊的士兵都穿了皮鞋。走起路來闊闊闊，好像很威風。」

『你看到的恐怕是官長，士兵穿了皮鞋怎麼好打仗呢？』

很多人都穿皮鞋，難道都是官長嗎？』他反駁着周同志的話。『本來他們，就不會打仗，我們的步兵至少一個要打死他拾個，日本鬼最怕我們的手榴彈，一丟過去，常常一排一連的丟了槍就走，但是他們有的是大砲，機關槍來掩護，說到機關槍真嚇人，他們平均一排人有二架，而且子彈很多，步槍都是三八式的，子彈一寸多長一顆，是黑顏色的，他們一聽到我們的槍聲就開大砲，每次起碼要放二十多門』。

『怪不得我們整天聽到放鞭砲，很熱鬧的。』

『但是那些響得最厲害的，是我們這邊的大砲。』

『呵，劉同志，我還忘記了問你，你究竟是怎麼被俘虜過去的？』

我像新聞記者似的，把要問的話，一項項寫在紙上。

『我在做工事的時候，發現前面了一個穿便衣的老百姓，我沒有疑心他是漢奸，他突然伸出手來向我射擊，就這樣被俘虜過去了。』

『你那時很着急吧？』

『有什麼着急，我打他不死也要打死自己，絕對不做敵人的俘虜，』

聽到這裏，誰都興奮起來，對於他的勇敢，表示無限的欽佩與尊敬。

『後來你怎麼逃出來的呢？』

『我首先就準備好了的，把符號和臂章都塞到鞋子底下，他們把我全身搜查，並沒有發現什麼

，就笑嘻嘻地對我說：『你們那邊的弟兄太苦了，沒有餉發，也沒有好衣服給你們穿，吃的又壞，你們爲什麼不到我們這邊來呢？你看我們每個弟兄，部有三四十塊大洋一月，生活多麼舒服。』現裝做聽得很高興似的不住的點頭，於是他就放了我，要我回來把弟兄們都帶了過去，回到自己連上來，首先就將那把鈔票交給我們的連長，背起槍來和弟兄直衝上前去！』

『呵，那麼你這只是衝鋒時受傷的吧？』

『是的，這次衝鋒死傷的人很多，我們的X營長也陣亡了！』

靜靜地聽着，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嚴肅悲壯的表情，這時連這位被敵人俘虜過又逃回來殺敵的勇士也停止說話了，大家低下頭來向一切在前線上陣線的將士默默地致哀。

犒軍去

胡蘭畦

同鄉會的戰地服務團團長唐先生寫了一封信給我，商量我到慰勞會要些食品 and 同鄉會的救護隊上前綫。來和我接頭的是任崇高老先生，他真是熱心，跑得滿頭大汗，汗水一顆一顆地從額角上滴下來。他那斑白的頭髮上，都冒出白露一樣的水珠。我急忙讓他進屋來，但是屋內堆積着山一樣的慰勞袋等等東西，不要說坐，連立的地方都沒有。我斟了一杯茶給他，我們就站在門邊談話，他說：『前天東洋飛機又炸燬了我們的野戰廚房，戰壕內的將士們，又得不到吃的，慰勞品這些東西也送不上去，同鄉會的救護團員，把他們帶來自己吃的糧食，也都送給兵士了，如果你們這邊想得到辦法，派人和我們一道送些東西給兵士吃最好？』

送伙食的車子，會成爲敵人的攻擊我們的目標，所以在敵人猛烈轟炸之下，我們的伙食隊伍，

往往會和戰壕的弟兄失掉聯絡，要是野戰廚房被炸了就更糟糕。因此我常常會聽着人說「戰壕的弟兄，真可憐啊，幾天都沒有吃的！」其實這件事情並不奇怪，我是一個上過前綫的女兵，像這樣一兩天不得飯吃的事情，並算不得一回什麼事，萬一在戰事激烈的時候，除了和敵人拚生死以外，誰還有時候來吃飯？有個從XX戰線上帶傷下來的排長對我說：「吃飯的事，在和敵人肉搏的兵士看來，真像有閒階級的事情一樣。」話雖如此，但是食品還是重要的東西。因此我就答應任老先生說：「可以的，我們可以派人同你們去，我自己也可以同你們去。」他聽着我答應他的時候，他高興極了，接連地說：「只要受指揮，不要亂跑，其實沒有什麼事，飛機來了，鎮靜地撲倒地下，就沒有事了。」

「這個當然，什麼時候來呢？」

「今天我們的最後一次救傷車，已經來不及了，頂好明天的第二次車。」

「好！」我們就這樣決定了，並且約好動身時的聯絡，我把這事告訴了何主席，在黎澍書手上拿了買食物的錢，又商得慰勞組組長Y先生的同意，使我非常滿意的，是她自告奮勇願和我一道上前線去工作。晚上回家來定製了大餅，準備了些救急藥，又給唐先生，同鄉會及Y先生分頭打了電話。現在就等明天的出發了。

早晨任老先生在電話上告訴我說，今天的戰事很激烈，只能去一個人，我心裏雖然有點躊躇，無論如何，不好說我一人去，叫黃先生不去的話，我想，不管，到那時再說，東西準備好了，我到慰勞會去，恰巧Y先生也來了，我也不告訴她說只能去一個人的話，但是她反而告訴我說郭沫若先生又告訴奮勇要去。我說：「爲什麼呢？」她說：「郭先生說他也是同鄉的一份子他要參加。」這件

事使我又高興，又爲難，高興的是我們的郭先生要和我們做戰壕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任先生已經通知我只能去一個人。想去想來，還是打個電話去商量任先生，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算好，他答應我到同鄉會當面商量，於是我把預備好的大餅，餅乾，救傷，救急的物品等等，通通運到車上，我又叫車子灣到郭先生寓所，我去約着他們和我們一齊到同鄉會來，那兒正圍着一位剛從XX回來的救護隊，今天的情形真是限危險，他們中間有三個人，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着了，算搶救得快，不然真有性命之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轟炸得太厲害了，只要有一點可疑的目的。他放下幾個炸彈。有時他簡直飛得很低，有時到比屋簷高出不多一點，他就不放炸彈，而用機關槍掃射，救護車所怕的還是飛機上的機關槍，而不是炸彈，……但是另外一個人，他說：

「其實，只要自己沉着，什麼也不要緊」。

「我看郭先生和兩位女同志，最好還是不要去。」有一個早回來的人說。

「胡先生可以去，她受過軍訓的。」任老先生這樣說。

「你們兩個都不要去吧？」郭先生帶着商量的口吻向着我和Y說。他的心中已經在爲我們着急了。

「不要緊，不要緊」Y說。

「郭先生！你不要去，你的耳朵聽不清楚，會妨害我們的行動」。我想，萬一有危險的話，我們是不能損失我們文化界的這一個偉人，所以我這樣對他說：「而且你的白襯衣，很招眼，最易惹人注目。」

「你們要去，我就要去，你們不去我不去。」他說：「衣服可以向他們借一套。」

「我說你們還是不要去，至少今天不要去，因為今天戰火激烈得很，過一天去好了。」一個不相識的青年這樣說：「我昨天去來，還沒有今天凶，我覺得犯這樣的危險沒有多大的意義，後方的事情也更緊要。」

他們的話很對，但是我沒有答覆他，因為我今天來的目的，就是要到前方。我不能因為今天炮火厲害，我就說後方工作要緊，改天再去。我想T先生也一定同意我的，所以我不說叫她回去，但是對於郭先生，我實在不願他去，這時我是有些悔了，我悔我不該去約他，於是我又走到他的面前去和他說：「借人家的衣服不好，人家自己也要穿，二則你的耳朵不好，一定會牽制我們的行動。莫要去吧！」

「你看，我已經借好了。」他指着一個青年拿的一套救護人穿的童子軍裝給我看。我想：「也好，總不會有什麼危險的。我們的精神，就是鋼甲，我們的謹慎，就是我們被砲彈的戰壕，還有什麼不放心！」我看着郭先生這個誠摯得像小孩一樣的臉上，我自己也笑了。我說：「好，去吧，大家都去，不要再說了！」

Y的鞋子，又成了問題了，前頭的漏花處泥沙會跑進去，後面的高跟又妨礙開跑步，於是我們跑到鞋店內去買了膠底的跑鞋。要到泥路中去跑，我對於我的黃皮鞋也有點捨不得了，索性我也買了一雙跑鞋，不但買了跑鞋，而且還買了避風鏡，Y把眼睛上的克羅克鏡子取下來帶上避風鏡的時候，覺得很不便利，我好像很聰明的一樣，告訴她叫她把避風鏡重在眼鏡上帶起來，她一試，滿意極了。我們快樂地跑出了商店，回到同鄉會的時候，大家正準備出發，我們就跳上了卡車。這時郭

沫若先生已經裝辦成一個十足的童子軍人了。

車開到何主席那兒停了一下，我們三人進去告訴她說我們出發了，她一面是喜歡，一面又擔心，因為今天的戰爭很緊，她臉上的表情，也嚴重起來，她連連地說：「小心些啊！小心些啊！」臨走時她急不擇手的拿了一小包陳皮梅給郭沫若先生。

我們把暗號約好，萬一有飛機，救護員就敲敲車板，叫兩聲停。車已經開到華界了，田野靜靜地，被太陽的餘威迫脅着。農人們還是照常地在田內做工。除了一種異樣的冷靜以外，我們覺不到那是刻刻受飛機轟炸的地方。

討厭的飛機又在天空中繞圈子，我們坐在車伏傍邊的地位，不大看得見天空，但是後面的人在敲木板，而且叫着：「停！停！」

我們的車在兩株樹木下面停止了，站在卡車旁邊觀風的兩個救護隊員，已經隱蔽在竹籬的下面。等到飛機飛過了，我們的車又向前行，沒有走到多遠，飛機又來了，而且飛得很低，我們的車只好又停下來。沿路這樣停頓着，似乎已成了習慣，我們好像並沒有什麼事一樣。楊樹浦的火炮，還燃得很高，天空還噴出濃密的烟霧，把天的一角，已薰成了一種特別的色彩——紅，黑灰的混合！然而天的另一個角落，卻又現出異常美麗的彩雲，血一樣的紅白，已經直往西方的邊際沉落。田野內放出來清爽的氣息，我們好像是在太平洋世界之中一樣，有時我們還可以看出農夫與農婦們在田中工作，這兒已經是戰爭區域。步哨兵安排得很密，防禦工事做得非常之好比較起前十年我們在武漢時候工事，真是有天上地下之別了，我看見這些步哨的兵士，我的心中就起了敬慕的感情，我從他們的臉上看出一種樸實厚重的氣質，這不是一般所謂的聰明的知識份子所具有的，而在我們的民

族戰爭中，正需這這樣品質的人物，這樣的人物，才是真真的民族英雄。

車越開越遠了，無邊的彩雲，雖然還是美麗地在天邊貼着，而夕陽已是保不住她那一瞬的餘暉了。

天已經近黑了，我們的車又經過幾處灣曲形式的防禦工事，沿途上我們看見有些士兵挑很多的槍支從對面過來，我想：「這是什麼事呀？」好像是殘兵，我有些着急了，車又再向前進沿途都有兵士叫我們停下搭幾個人，我們沒有聽他們的話，還是往前開，道路越來越難走，打破了的車子被燒燬的飛機，通通都呈現我們的眼前，在這黃昏時候漸次地顯得荒涼，車開到一個三岔路口的時候，這兒更是破碎不堪，燒去了的房屋架子，打壞了的鋼壳車，使得我們的卡車更是難於前進，我想：「糟糕，這一定是吃了敗仗，」大家都沉靜地不說話了，卡車砰砰地撞地我們拋得很高，好像被炸彈轟起來的一樣，沙袋堆的前面站着幾個兵，有一個很奮勇地擋着我們車的進路，他說「後面還有車子沒有？你們要開到什麼地方？」他那迫不即待的樣子，我們知道他們有事情，這時郭先生和救護隊的隊長已經跳下車子，跑去和他直接談話。

「我們到××去，」救護隊長說。

「不，前面已經有車去，而且那面的傷兵不多。」他很誠摯地說：「××有二百多傷兵，到現在還沒有車去過，請你們快開去。」

「好，我們的來意就是救傷。無論那裏都可以，都是一樣。」於是郭先生及救護隊長都上了車子，我們就照着他所說的目標前進。好像是爲了安慰他一樣，我們的救護隊長給他說，後面還有車子開來。而他也帶着快樂的回聲對我們說：「好，我會關照他們。」

似乎大家的心情都有些異樣了，沒有笑聲，也沒有人說話，只有我們的卡車發出巨大的轟吵。正在這個時候，車板上又敲了幾下，救護隊員又連連地叫：「停着，停着！」我們抬頭向天空中仰望，四架飛機，好象老鷹抓鷄的一樣，在天空撲來，我想這回會要弄出一點事情來！大家都緊張而沉靜地釘着那幾隻討厭的東西，田野中的女人，他們似乎滿不在乎的樣子，仍然彎着腰在土裏除草，男人們還是忙忙地在灌糞水。中國的老百姓，真是可愛極了，在砲火中，還積極地做生產工作。我願意和他們一道去，如果把我的血肉，能够灌溉出食品來，供給這一般在艱難中奮鬥的人們，以增長他們的力的話，我願意捐軀來供給他們。

雖然路途中隨時隨地都有被炸破了的大坑，雖然沿路上隨地都有戰壕，都有防禦工事，都有步哨，都有被燒了的房屋，都有打斷了的樹木，我的感情上一點不覺得我是已經在戰區以內，更沒有恐怖的心情，對Y和郭先生說：「我不覺得這是戰區。如果沒有飛機的襲擊，就不會有一點緊張的情緒，真和平時一樣。」

車子到X×的時候，我們聽着了轟隆隆的砲聲，我們看見很多傷兵都睡在地下，於是我們停了車跑到地上來。這時，好多傷兵都站起身來，好像蜂子一樣，一齊擁到卡車來，郭先生還沒有跳下卡車，而那些輕傷的士兵已經擠到車上了。這時的秩序真壞，輕傷的都能自動地上車，重傷的反還沒有辦法。我雖然急得直叫，但他們並不聽話。

傷兵們都是經過第一次救護的，都紮得有繃帶，雖然是輕傷，也通打得血跡模糊的了，有的打去了三根指頭，有的炸斷了一支手，有的臉上打了一個洞，身上沒有傷，有的從胸口打穿到背上，真是不忍心細看。

『給我一點止痛藥呀！』幾個血跡模糊的人些我圍攔了，我急忙打開急救藥包，找出止痛藥給他們，有一個人的手指打掉了，而臉上也中了彈，頭上綳帶紮得張不開口，我拿止痛藥給他的時候，我不敢喂到他的口內去，我怕弄痛了他的創口，到是他自己還是勇敢地用一支手把藥送到口內。在這樣急難中的人，是很容易相信人的，就是給他一撮香灰。他也相信你是能够救他，只要你是真心對他關切。

『有止血藥沒有？給我一點，我的血管打斷了呀』。一個渾身是血的兵士擠到我的面前來了。我不知道他打在什麼地方，血水把他的衣衫褲子都濕了一大塊，我給了他的止血藥，這時我已經打開了很多救傷包，只是把止痛止血的藥給了人家，剩下來的棉花紗布通通都堆在我的手臂上，而我的兩手完全不能做事了。我急忙地又回到卡車的司機處，把這些東西放下，真是忙得不亦樂乎。轉身出來時，又被傷兵包圍了，他們要頭痛藥，要傷風藥，我又把帶來的多寶油每人分散一份。傷兵們都還沒有吃過東西，我們把本來帶到戰壕去的大餅也分給他們吃了，那個管理的人，連聲稱謝我們，他說他們正是餓得不開交的時候，我看見衆人都在吃，那兩個口上帶傷的人不能吃的時候，我心中很不安。

傷兵都是第X師的，是由漢中開來的隊伍，他們已經打了十多天的仗，今天把敵人衝退了幾里路，重傷的還在戰壕內，他們是在第一次施救之後，得許可退下來的。戰爭是很有進展，日本人死傷的很多，我們的士兵已經又衝前去幾里路了。

車回來時，天完全黑了，司機的非常吃力地在那挖了很多戰壕的路上開駛。因為避免飛機的投彈，我們的車又不能開燈，而卡車上加了卅七個傷兵，又比來的時候更沉重了。我和沫若Y三人擠

坐到司機人的旁邊，爲了不妨礙司機人的便利，Y就坐在我的腿上，她的職務，就是從車頭的玻璃口上看出去望路，而且不斷地要給司機人報說：「左！」「右！」「左！」「快！」「停！」一個愛說話的人，担負起這樣的工作，想來是很愜意的。救護員還是站在車上，有時他們拿手筒照着前面，也一樣地喊報：「左！」「右！」「左！」「右！」回來的心情，反比去時緊張得多，萬一不慎，把車開到戰壕內去，或者陷到馬路上被炸毀了的大坑中，都是常非危險的，而且現在還多了卅七個傷兵的責任。

疎星在天上閃着光芒，卡車的巨響壓盡了一切聲息，有時我們看見天空中有顆明星，它漸漸地長大放出的藍色的光芒，而漸次地又變成紅色的火球，末了竟成一股青烟沉落下來，真像在法國看的烟火一樣，但是沒有那種烟火美麗，據說那就是漢奸放的信號。

飛機還是隨時都在照料我們，所以我們隨時也要停下來躲避它，這次在前進的時候，幾乎出了大亂子，對面來了一個龐大的黑東西，一直衝到快給我們的車相撞了，巡風的才看是一架汽車，大家都叫出來了：「向右呀！」算好，司機的手快，像騰空一樣才把我們拋到右邊去，這次真够危險，而且兩個車互撞下的犧牲，似乎是不值得。脫離了這一危險之後，心內好輕鬆一點，然而這沉重的卡車在那不平的道路上摸索着行駛，實在是件辛苦的事情。

車開的很緩，已經開了一遭鐘點的光景，我們似乎也未走多遠。在一個沙堆處我們遇着紅十字會的兩部卡車，這時我心中又快活一點，我知道那些重傷的已有車裝運了。在這次長途和運輸上，我感覺到我們應該有救護站，一段段地運輸，不應該讓每個車子開駛如此長的路途，萬一遇着什麼危險的時候，一點補救的方法都沒有。這是很可注意的事情。

在幾個沙堆的地方，出來了一隊女兵，他們都穿着一色的軍服，沒有揹槍，軍帽上有紅色的十字，右手電光的照耀下，我看見她們活潑潑的笑臉，他們正向前線開去。我叫Y和郭先生看見她們

。郭先生說：還是你們這些女將們勇敢。

把傷兵交到醫院之後，我幫着看護們給傷兵洗去污血，傷兵，他們是生活在泥土和鮮血裏，我給他們洗滌的時候，腥臭的氣味，衝得我非常難受，然而他們真是偉大的。

我洗了三個重傷的傷兵，有一個是把手臂上的靜脈管打斷了，他說：「快給我們一點止血啊，我還沒有用過」。我看他的脈有一個夾子夾着在，立刻我拖了一個醫生照料他，醫生立刻叫把他送刀房開刀。

我們商量卡車司機人再開我們去一次，而他實在支持不起，因為他已經開過兩個來回，他說：我的眼睛都是昏的，看不見了，請讓我睡兩個鐘點再去，這時Y已坐了自備汽車去了，我們坐卡車回來的時候，馬路上的燈光照耀得像過新年的一樣，我們的車乘着風直向前進、今天做了一件實際的工作，心境坦然極了，快樂極了，晚風吹在我的臉上，好像是慈母給我的撫慰一樣，郭先生站在車頭上，想來也有同感的啊。

戰區歸來

胡萍

好像是黃昏時節的天氣，一會兒落着霏霏的微雨，一會兒又好像有開朗的樣子，清晨七點多，我們會集了幾個朋友，驅車到X×戰地去。上了車，每個人都帶着亢奮的心，在那籠罩着一層輕紗似的薄霧的泥濘馬路上，疾駛着向我們目的地進行。

經過了特區的熱鬧街市，抵達距離警戒綫較近的X地時，烏雲又集攏了，天空更顯得陰暗。車行不遠，前面有許多鐵絲網攔阻着，路旁有高鼻子的兵在檢查來往的載重車輛。下了車，經過許多

荒涼的地方，又繞着河沿走了許久，才走到泊着一隻小船的地方。

從一塊三條木釘成的路板跳上船後，空氣便緊張起來，隆隆的排砲和夾雜着密集的機關槍聲，在我們沒有受過訓練的耳朵聽來，似乎很近很近。同伴中有的顯得不安，回視X先生，却毫不在乎的樣子。慣於戰鬥生活的人，和一向過着都市平靜日子的人，顯然是兩樣。

船夫撐起竹篙，一起一落地打在水面，泛起漣漣的波紋。雨下大了，豆粒般的雨點，浸濕了我們的頭髮，我們的衣襟。撐篙落在水面激起浪花回聲，和着浙瀝的雨聲相應，同伴們都沉默着，太概在領味着這富有詩意的雨中行舟吧。驀然地在我們頭上，響起了嗡嗡之聲，大家這纔意識到：

「飛機來了！」

立時恐怖襲上了每個人的心（X先生除外），我們都屏息着，靜聽那約在數丈遠的前方，轟然響起的爆炸聲。接着就是飛機上機關槍的掃射。直到飛機去遠了，我們才喘了一口氣，船也靠了岸。

上岸就是一個殘破的市鎮。除了我們一羣以外，沒有半個行人，居民都給敵人的砲火轟散了，街屋子沒有一幢是較完整的，各處都是累累的彈痕。有的已完全坍塌了，成了一片瓦礫場；餘燼未息的地方，冒出一縷縷的白烟，往日的繁華街市，於今已是斷壁頽垣的廢墟了。

沿途經過好幾次戴鋼盔的哨兵同志的盤問，走過幾條曲折小道，終於，我們的目的地到達了。

X由先生介紹我們見了X×X將軍，瘦長的個子。談吐果斷而有力的X先生，眉宇間顯出他的沉着和精悍。田先生表白了我們的慰問和敬仰，談起來大家都很熟悉。X先生和田先生更熱烈地談論着戰況。X先生說：「敵人雖持有精良的武器，但牠們作戰能力是非常脆弱的。捉到的俘虜的口供，都表示他們十分厭戰！」

最後，X先生表示，敵人的武器好，是不足畏的。我們戰鬥力的雄厚，士兵同志都勇敢不怕犧牲，在敵人猛烈的飛機大砲轟炸下，堅守陣地，毫不退縮，是極難得的。

後來田先生談及陣地戰和運動戰，而提到曹聚仁先生。正當這時，曹先生忽然從外面進來。他很高興地招待我們到了幾個地方，參觀戰地的形勢。陰暗的天更加深沉了，雨下得也更大。我們便在這時辭了出來。

歸途中，我們都極感興奮，在各個人興奮的情緒中。帶來了我們前線勝利的確信。堅決精悍的將領，英勇善戰的鬥士，這構成了我們勝利的保證。

戰地的一夜

黎明健

下午六點，天天下起雨來，我深怕約好的朋友不去了，但是我還等着。不久車子來了，我急忙地拿了一件外套穿上就走，L先生在車子裏等着，同去的還有一位C先生，T先生是在XXX師裏服務的，由L先生給我介紹，知道C先生也是在XXX師裏做事的，我很高興，我知道跟他們二位一同去一定是便當的L先生說：「不相信你在這樣的下雨天還會去」，「這算得了什麼，比起你們來，我真慚愧，如果爲了下雨就不去，未免太無用了。」我這樣回答。

爲着落雨，這晚上飛機很少，平靜極了，我們是由XX橋去的，沿途的街道都熄了燈，這時雨漸漸地小起來，我們的車夫是個小夥子，十九歲左右，他對於路的方向還不大熟習，幸而是碰着陰天落雨，他就大膽的開起燈來，徑中的步哨是接連的碰到，還看到許多防禦的設備。當步哨向我們問口令時總特別關照我們的車夫不要開燈，有些地段是非開燈不可，因爲公路旁邊常有卡車停在

那裏，被焚燒過的翻到在路旁的汽車也不少，到X.X一帶時在路上常有三三兩兩的士兵們密接的走着。偶而的聞到一種臭味，當時L先生告訴我說「前面有一個X.X牛奶棚，前兩天被日本飛機轟炸掉了，死掉一百多條牛，也沒有人去管，至今一定爛了」。「說日本鬼子野蠻可真不錯，對於牛他們也殘害，這種行為真是可恥」。我氣憤地說。

九點多鐘我們到了目的地，大家下了車子，走進一間廟宇似的房子裏，黑黑地沒有燈，他們見着L先生和C先生很謹慎的跑到他們二位先生的跟前，仔細地看了一下，過後他們才很親切的說「X.X長你來呀」。又一個勤務兵說「你來了，路上碰見什麼」？「沒有什麼」。L先生答着話，一面就領我到裏面去，勤務兵在前面拿着手電筒引着路，走進一個小房間裏，裏面點着一支洋燭放在一個小小的桌子上，掉子的兩旁有兩條長橙子，另一角全擺着人家送來的慰勞品，我看了那些東西不覺又難爲情，因為我什麼也沒有帶。

L先生要到別處去有事，他要我就坐在那裏等他們，他走時給我介紹一位b先生他是在前綫的後方做X.X團長的，他的年紀約四十歲光景，但他的軀體是很強壯的，一副方圓的臉，和霽可親的態度，他急忙的找地方要我坐下。給我倒水喫。

他說「你來的時候真好，今天下雨飛機沒有出來，不然每天這時候日本飛機就要出來了，白天有時更厲害，我們就得守在這裏不出去，有時偷偷的看他們，他們的飛機常在我們屋頂上盤旋着，飛得低極了，我們連飛機師都看得清楚，今天早上他們還在我們附近投下一個炸彈呢，幸而它沒炸」今晚上有激戰嗎？「我好奇地問他。「晚上日本鬼子是不敢動的，最討厭就是漢奸，我們的交通，電話線，常常被他們破壞，從前我們拿到一個漢奸時總不肯隨便就弄死大半數都送到後方去！

現在可不了，抓到就斃了。」「不久以前據說日本兵裏發現有女尸，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有的，據說這次日本的軍隊裏有許多個女兵，不知現在還有多少！他又說『這次的戰爭叫我興奮，我們士兵的精神太好了，火線上的戰士們常常一打就是廿四個鐘頭！沒有一個肯下來換班的！他們有時連飯都沒法吃，前兩天我們這兒有一×人跟敵人衝鋒肉搏時一×人死得只剩下七八個，但是他們還不肯下來換班，反而打得更起勁！弟兄們常說『幾年來我們受鬼子的氣真叫人太難耐了，這次總算有了殺敵的機會，怎麼肯放鬆呢！只要我們沒有死，我們總得給東洋鬼子打回老家去。』聽這些話，我興奮到說不出話來，『有了這樣不怕死的戰士，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了！』」「那當然！」他帶笑回答我。

屋外的雨越下越大，看看時候已經十二點了，那兩位先生還沒回來，據說他倆去會×××師長了，外面一點槍聲砲聲都沒有，只是聽見滴滴落落的雨聲。我怕他們太辛苦了，我說「打攪你們太久了，趁今晚好休息的時候，給我這麼一來使得你們不能安息了，我到外面汽車裏坐吧。」「那怎麼可以，坐在這裏沒有關係」。他說着，到外面去拏了一條毛毯，把毯子鋪在長橙子上。再拏了兩打毛巾捲成一捲，做了一個小枕頭放在橙子上，他要我睡覺，實在不好意思，他們都跑到別的房間去，給我的房門關好，我感激他們的好意，我就躺了一會，實在也有些疲倦了。

不久，L先生與C先生都回來了，L先生說「去看看我們的戰壕吧。」

戰壕高有××尺左右，別人進去都得屈着身，惟有我可以直直的站着。長有七八尺，闊約有五六尺。戰壕中放着一個小長書桌，兩條板橙，還有其他的東西，據L先生說「這戰壕是預備我們辦公事的。文件等物都放在這裏，比比安全一點，像這樣的戰壕附近多得很多。」

三時左右，我們就要起身回上海，我實在不想回來，我還要求他們帶我們到最前線上去，可是他們都不肯，他們說「萬一發生不幸的事，我們怎麼負得起這個責任。」「這有什麼責任呢，我們的性命算得了什麼，和你們比，我們太沒用了，我希望有一天，也能跟你們一樣的武裝起來，在最前線作戰！」

我這話逗得大家都笑了，這笑聲是如何的爽朗與豪放啊！

某副師長談抗敵經過

冰瑩

正在愁着沒有地方寫文立，想打電話向副官處借一張桌子來，忽然電話鈴響了，聽聲音，這是黃參議打來的。

「喂，謝團長，XX師的副師長剛從前線歸來，他有許多新消息供給你寫文章，你有功夫來？」

『好的，我立刻來；』

剛洗過頭髮，還沒有乾，但我等不及了，一聽到有前方的消息，比得着了什麼寶貝都高興，就三步跨做一步走，很快地來到了軍部。

黃參議介紹了我們之後，我有點感到惴惴不安，因為自己從沒有當過新聞記者，向一個從不認識的長官詢問前方戰況，究竟要採取什麼樣的談話方式才好呢？

參謀長望着我笑了一笑，我自己有點不好意思起來，連忙乘機對副師長說：

『黃副師長多多告訴我一些前線將士們抗敵的經過給我聽吧！』

『沒有什麼特殊的消息報告，所有在前綫作戰的隊伍都是一樣地勇敢的』。

他自謙地說着，聲音像女人似的那麼柔和。

『不要客氣，就立刻動作吧！』

黃參議代我催促，這才開始聽到副師長談他們作戰的經過了。

『我帶了××旅（註：×副師長兼任旅長）由××西門出發到××宅是九一八的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在朦朧月色中把我軍應守的陣地接收完畢了，在火線上一連會着三個旅長，大家談起敵軍那種偷生畏死，狼狽而逃的情形，真令人發笑，這一晚，敵人沒有來攻，我們嚴守陣地，間或有稀疏的砲聲傳來，走出門外一看，只見星光黯淡，村落荒涼，除了我們的隊伍外，聽不到一點人聲，戰場的淒涼，原本算不得什麼，但這次敵人的炸彈，大砲，犧牲了無數的老百姓，弄得他們妻離子散，雞犬不寧，實在太叫人痛心！』

『第二天晚上，敵人來猛攻陣地，砲聲隆隆，房子都被震動了，我們的隊伍在昨夜就要衝過去了的，一聽到砲聲，大家就不顧死活的只管向前衝去，有兩排人首先摸了過去，敵人敗退了，其餘兩排又接上去；敵人見我來勢洶洶，拚命加緊大砲攻擊，於是流血的序幕開始了！我方受傷的官兵很多，但誰也不害怕大砲，每個人都都在熱血沸騰，摩拳擦掌地願以血和肉來抵抗敵人的飛機大砲，以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

『這晚正值舊歷中秋節，月色特別清朗，想到後方的人們這時正在那裏愉快地賞月，而戰地是用大砲代替了鞭炮，用血代替了葡萄酒，弟兄們都忘記了中秋吃月餅，只記得拚命去奪取敵人的頭顱。』

『十點以後，砲聲愈加猛烈了！我們的陣地的右翼是××行，由××開來的××旅就駐防這裏

，該旅的旅長姓×是湖南村州人，但他能說一口很流利的廣東話，我們的電話也像砲聲一般，沒有間斷，有時他太忙了，一接上電話筒就說：「快不要和我講話吧！我正在指揮作戰，忙得很呢！」有時他打過來的電話，我也沒有功夫接……

『第二天早晨，我們剛剛開始吃飯，大砲又來光顧了，轟隆幾聲，打得屋上的瓦片亂飛，差一點連我們的飯碗也打破了。』

副師長說到這裏，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他說話的本領真大，不慌不忙，有條有理，而且很能描寫當時的情景，令人一聽如親歷其境似的。

『那時的空氣非常緊張，』他繼續着說『前方不住地來電話告急；』我們的陣地被大砲衝翻了，弟兄死傷的特別多，怎麼辦？』我回答他們：『管他，衝翻了也得死守陣地，死傷得只剩一個人了，也不許後退！怎麼辦？就這樣辦！死完了就算盡了我們衛國守土的最後責任！』

——不可抵禦的，偉大而壯烈的犧牲精神！

我真想大聲叫喊出來，但爲了怕打斷了他的話頭，只好讓心的呼聲來代替。

『這天從早晨七點開始，一直到下午五點，砲聲沒有間斷過一分鐘，受傷了的官兵，絡繹不絕地流着血從旅部的門口經過，他們見了我只親切地叫了一聲：「旅長！」不呻吟，也不表示痛苦，只是低下頭來，慢慢地扎掙着走他的路，因爲大砲攻得太厲害了，連担架兵也無從來救護，因此受了重傷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地就這樣做了壯烈的犧牲。』

『後來實在被大砲迫得太厲害了，死傷的官兵又多，暫時放棄了原來陣地移駐河邊，晚飯後，我軍又增援一營，於是下令奪回陣地，這時敵人僅留少數機關槍在那裏防守，我軍衝過去，他們丟

了槍就跑，我們不但佔領了原來陣地，而且癱了許多槍砲和子彈。

『第三天，敵人大概是精疲力竭了，所以沒有來攻，我們趁着這時趕快把被敵人破壞了的工事修好，不料第四天，他們又以大砲飛機坦克車來猛攻了，我軍死傷的更多，我惟恐有士兵後退的，於是下令各團長，營長，我們要死守陣地，不能後退一步，如果有退的我就殺你，同樣，我如果向後退，你們就槍斃我！』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血戰了三天三夜，終於把敵人趕走了××宅，雖然我方犧牲了不少的官兵。但敵方比我們死傷的更要多。』

『報告副師長！請理髮！』

忽一個會理髮的勤務兵提了小箱子進來替副師長理髮，我請他一面理髮，一面談話，起初他不肯，勤務兵老站着不動，經我再三要來，他才坐到那張高椅子上去。

『請繼續着說吧！』

我忘記了他已經說了不少的話，茶也沒有喝一口，又在催促他。

『值得我們高興的，是在這次抗戰當中，每個官兵都很勇敢，他們負了傷的還不肯退下來，有幾位連排長，左手打斷了，右手還在拿着槍指揮作戰，我們都把「死」字忘記了，只知道前面有敵人只知道怎樣去撲滅他們，才算盡了我們對國家民族的責任。』

『這就是鐵軍的精神！拿破崙說字典中無難字，你們是軍隊中無「死」字。』

我說着，心裏熱燒着對於這些英勇的將士們以無限的欽佩與景仰。

『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回憶了一下又微笑着說，『有一天××團的團部移動到旅部的

位置，團長對他的部下說：「旅部在這裏的時候，附近中了好幾次砲彈，旅部都沒有打壞，一定是旅長的福氣特別好，我們搬到這怎，也沒什麼危險的。」話剛說完，他和團方正看地圖的時候，忽然砲聲隆隆，向這邊射擊，團副說：「團長，砲聲越來越厲害了，你快到地下室去躲一下。」他們剛下去，空隆一聲把屋子打壞半邊，電話機也就在這時殉難了。」

哈哈，又是一陣笑聲，充滿了整個空間。

最後我們談到了伙伕，副師長連忙搶着說：

「唉！伙伕真偉大！他們挑了飯菜從好幾里路的後方送來，有時被砲彈打傷了，有時被炸得粉身碎骨，但他們一點也不害怕，仍然挑了飯菜，冒着雨，冒着炮火送來，我們如果沒有他們送飯，都要餓死了，還說什麼和敵人拚命？」

「對了，他們的生活最辛苦，然而工作最重要，每天他們要等一功人吃饱了自己才有一點殘湯剩飯充飢。」我也是第一個同情伙伕的人。

暫時沈默了二三分鐘，副師長突然提出一個問題來問我：

「謝團長，我覺得戰爭實在太殘酷了！人爲萬物之靈，應該愛好和平的，爲什麼要有戰爭？什麼時候才能達到真正和平的目的。」

「人類一天有侵略存在，戰爭就一天不能避免，真正的和平，是要用無數的頭顱和熱血換取得來，我們明知戰爭的殘酷，但造成戰爭罪惡的是少數狼心狗肺，無公理，蔑人道的軍閥以及帝國主義者，他們是劍子手，是人類的公敵，我們要消滅他，就免不了戰爭，等到把全世界的強盜都打倒了的那一天，就是人類實現真正和平的日子。」

談的話太多，我似乎有些疲倦了，但副師長究竟不同，他雖然談了一個多鐘頭的話，精神還是那麼好，理髮匠的工作也完成了，勤務兵沖了六杯牛奶來，大家圍在桌子上喝着，緊張了一個多鐘頭的心緒，到這時才輕鬆下來。

楊森將軍訪問記

胡蘭畦

四川人或者去過四川的人，大家都知道楊森將軍是在四川的文化事條和設事業上有着特殊功績的一個進步軍人。記得，民國十年楊森將軍曾經歡迎過很多新文化運動的先覺者到四川去負教育的責任，比如譚代英，蕭楚女，李求實，唐際盛，盧冰，北伐時攻打武昌城而殉國的謝嘯仙，都是他請到四川去做新文化運動的人物。當時在四川，凡是他的駐防地中，通俗教育館，通俗講演會，圖書館，巡迴文庫，在通俗教育館指導下的各種戲劇活動，各種改良的書場，運動場，陳列館，大小的公園幾乎遍地都是，爲了要發展四川的實業，曾經普遍地飭令造林，改良牲畜，鼓勵生產，爲了要便利交通，曾經發起兵工修路，發展航業，最有名譽的民生公司的創始，就是由於他的負責幫助，才有今日的成績，爲了四川的工業他曾經聘去很多的工程師；爲了四川的文化，他曾經聘去很多的文化人；爲了四川的體育，曾經請去很多的體育專家，爲了各種的事業，曾經請去很多的專門家，總之，楊將軍爲要建設一個新四川，曾經盡過很大的責任。

楊將軍不但是一個努力文化事業的進步軍人，而且是一個有名勇將。

楊將軍現在在這偉大的戰場上他已經加上了前線。以他這樣一個勇敢的進步的軍人，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記者認爲楊將軍所率部隊在抗敵的鬥爭上，確實是加了一支生力軍。

記者和楊將軍不見面，已經是十四年了。聽着楊將軍在這偉大的抗敵戰場上，用他的血肉和豪
敵決勝負的時候，便冒着砲彈，親自趕到火一般的前線上去拜訪他。

爲了等車，達到×通信處已是很晚了，早已有同鄉人通知過了，軍部早派人在通信處候我和×
×先生，在那裏又打了一個電話，到達軍部的時候，一灣殘月已從樹梢中露出模糊的臉來，田野放
出清香的氣息，朦朧中我看見了幾個黑影，經帶路的人問明後，才知道是楊將軍和夏將軍出來候我
們。

在那個不十分明亮的燈光下，我看見楊將軍卽是和十四年前一個樣子神采奕奕，非常沉毅，從
他的談話中，我才知道上海抗戰開始後，他個人已經過戰場，他到過××師，××師。土肥原到山
東的謠言一起，他又去過山東一次。

他說，曾經問過韓復榘，關於土肥原的話，他說沒有這件事，由山果回到四川。我們的部隊就
馬上開赴前方，本來我們的部隊是在貴州，在八月十五日奉命改編。九月一日出發抗敵，廿五到武
漢，十月十日到前線，本軍原由上峯預定，作爲出擊部隊，以××，×××之線，屏障××綏徽京
滬，敵人五次總攻開始，即舉陸空主力，企圖突破此線，襲取上海，威脅南京，此時我軍因衆寡懸
殊，陣地已呈不穩之象，本軍見危受命，於十三日增援該綫，惟部隊尤未到齊，儘我×××師×團
之衆，經血戰一日，將陳××收復，我素有戰功之林團長陣亡，第二第三兩日，敵復增兵猛撲，我
×××師之周旅，亦山後方趕到，加入戰鬥，敵在×××，×××兩點正面一千餘公尺之地每日投
炸彈在千枚以上，砲彈在五千發以上，我工事全毀，但我軍有進無退，衝鋒肉搏，每日達十餘次，
雙方傷亡枕籍，在十七日換防休息。

「這次的犧牲固然很大，只有在這樣犧牲之下，才可以證明我們軍人的人格」。說時楊將軍又示以前綫的近作一首：滿天烽火遙相望，切齒倭奴勢正張，指點三軍殺敵處，×××口月如霜。

在談話中，不覺已是深夜，我們告辭了，楊將軍便到軍部給我們預備的房中去休息，分手時，楊將軍說：

「好好地休息吧，不要耽心，這次的抗戰，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戰地來去記

林林

「車來了！」

我們聽到了這話，非常高興。因為我們已從早晨六點鐘等到午後，你想那是多煩燥啊。現在車已經修理好，開來了，我們就可出發了。

車出發了，先駛到海關同人俱樂部載了許多麻袋，橡皮鞋，口杯，飯鍋，藥品之類的東西，是要送給前方的戰士的。由『車水馬龍』的公共租界，經過兆豐公園附近，就進入就敵人轟炸過的北新涇了，哦，一進了北新涇，就感着戰時氣氛了，沿途是一站一站的沙袋，壕溝，鐵蒺藜，還有持槍的嚴凜的崗兵。

這是一個天朗氣清的秋天，路是寬坦的，兩旁有綠油油的草坡和菜園。我戴上鋼盔，穿上綠色的制服，站在車廂靠近車頭的地方，看着面前兩旁的景色，看着鋪滿白雲的藍天，風向我的臉部，颼颼吹來，我是感覺興奮而豪爽了！

在車上，我們聽着所傳來的大砲聲，炸彈聲，和機關槍的扎扎之聲……我們有人唱起聾耳的進

行曲；——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冒着敵人砲火前進……

我們的車，是隆隆地迎着風前進。

車已經走過了真茹，看不到什麼居民，路上時時有兵士在往還，有的是騎自行車，有的挑東西，有的荷着槍，他們都戴着月桂冠似的編着枝葉的帽子，那是用來模糊敵人飛機的目標的。

我們的車，也滿插車葉的竹枝。在車頭兩旁，站着兩個人，他們是我們的崗兵，是汽車的兩隻犄角，看路而且看飛機，時在下午，陽光輕輕而無力，天是蔚藍又清朗，飛機來沒來是很容易看見的。『哦，那邊有兩架飛機。』一個在警告着，我們的車，還是往前走。但是牠們慢慢地飛近來了，近來了。

『停車，躲開！』

大家都跳下車了，躲開了，有的蹲屋簷底下，有的伏在青草的河邊，我是也躺在草坡上的樹蔭下……

『好啦，上車吧！』

我們上車了，車又開走了，但是飛機又來了，一連又四五次，我就不得不玩着四五次的那起伏的遊戲了。後來，車夫主張折回別的路徑走。

『前次我們碰到飛機來擲炸彈，又開機關槍，同車十個人，三個人炸死了，四個人受了傷，我也受傷，真危險！』

我們救護隊的一員，一面說，一面又拿出他的右臂給我看，他有一道五六寸長的傷痕。在路旁，間或看到被炸毀了的車輛，東倒西歪，車身的燒得紅紅的，好像落湯蝦一樣。

飛機飛來的時候，我實在並不怎麼驚慌，在那時候，好像還覺得有趣，有生命力。我憶起高爾基的『海燕』，我又憶起萊蒙托夫的『帆』：

——像在風暴間才有了安祥。

到了××，一個××××便顯在我們面前。許多零星的士兵，在那裏駐着，樹底下的卡車上，救護兵在替傷兵施醫包紮，……我們穿過竹林，踏過小板橋，向幾家民房那邊走去，要尋找××××。但是並沒有看到武裝同志的影蹤，却看到了一家沒有遷開的居民，一個老伯伯，一個老婦人和一個小孩子，老伯伯離開了正在煮飯的的粗陋的爐灶對我們說：『××搬走了。』

當我們折回竹蔭下小橋的時候，一個騎自行車的兵士，向我們走來，他告訴我們搬在什麼地方。我們就把車開回了。在那××××，我們扶上二三個傷兵到車上來。車走了一會，到了那兵士所說的地方，便停下來，探問××××。並沒有人知道，有另外的兵士說這裏是××××。我們就把帶來的東西交給那××。

麻袋，橡皮鞋，飯鍋之類拿走之後，沿途歸來就陸續救運受傷戰士了？在途間。碰到二位傷兵扶來一位腦部受傷的兄弟，要求上我們的車。回答他的是說：『我們的車，已經滿了，請你們等着後面的車吧，後面還有救護車。』他們無法扶了那眼神昏迷，口吐唾沫的受傷兄弟回去。車即開走了，我有點疑問：

『怎麼不救他呢？』

『靠不住了，腦部子彈沒有出來』。

我聽了這回話，心裏很是慘戚，同時又是憤激，在日本帝國主義者身上我們又要記起這一筆血

眼。

歸途上，幸好沒有飛機。

但是，在車上，橫陳着的受傷的戰士，因車走時免不了震動，他們那種皺着眉頭咬着牙根的神情，我看看簡直像自己所受的苦痛一樣。在戰士們的創傷上，鮮紅的，乾澀的血汁間，最可惡的蒼蠅，都羣集來了！我憎恨他們還想喝我們受傷的戰士的血汁，就用竹枝撥走了牠們。

紅十字的旗子，插在車頭了。

我們就要長驅走入×××回上海了。我們要將十三位受傷的民族戰士，送到××醫院。

在歸途上，兩旁綠色一片，有許多紅瓦高砌的建築，點綴其間，不知那是什麼地方，等到走過來的時候，才曉得那是××大學，××大學是沒有人住了，冷落的很。在校門前叢中開了許多黃色的花，紅色的花……我們的車停了，一位初次會面的同伴，跑了下去，我以爲有什麼事，想不到他是却是摘花去的。我一時也敏捷地跳下車來，快步跑前去，跳過了籬笆。在我到來的時候，許多朵花口被摘光了，我只摘着兩朵紅花。

我把兩朵花帶回來了。我想起前綫衝鋒肉搏的戰士們的肉，草席裏橫陳着戰士的血……我於是乎愛這壯麗的戰地紅花。

偉大的戰士

冰瑩

當我洗完臉跑進醫院的時候，唐醫官又告訴我一個可驚的消息：

『又有一個連長，一個排長陣亡了！』

前綫歸來

『什麼時候死的？屍體還在那裏嗎？』

我凄然地問，心頭上籠罩着一種道不出沉痛和悲哀。

『就在那裏，我帶你看吧。』

他領我走進那間住官長的病室，這兒我已來過十多次了，有兩次都看了烈士的遺體，我會難過了好幾天，想不到今天又有同樣的事發生，我傷心極了，拖着遲緩的步子跨進了正屋。

究竟詠芬比我還勇敢，她把被絮掀開來，一個血跡斑斑的屍體映進我的眼簾，鼻子一酸，淚珠幾乎要滴下了。

『幾時死的！』詠芬也問着。

『今日五時死的，昨晚十二時抬來醫院，還打兩針，因為肝臟被大砲打壞了，不能救。』

唐醫官詳細地說着，我細細察看 he 受傷的部位是脅下貫通，摸摸他的手似乎還有點溫意，但脈搏已經停止。

『他是那一連的？什麼地方人？』

『×××團迫擊炮連的連長，他叫劉健，湖南湘潭人。』

一個士兵站着立正的姿勢回答我，接着又加上了一段：

『他最勇敢，最會打仗，凡是屬於他那一連的弟兄都沒有一個怕死的。北伐時帶過很多次花。本來是偵探連連長，他還是少校連長。』

對着劉長的遺體靜默了三分鐘致哀，然後轉過身來看另一位排長。

『呀！怎麼他的眼睛還沒有閉！』

誰在大聲嚷着，我也吃了一驚。

原來死者的左眼睜開，像活着的時候一般，右眼也沒有緊閉，開着一條約一分寬的縫，一排潔白的牙齒緊緊地咬住下唇，表示着恨日本強盜到了極點的樣子，兩膝彎曲着，臉色象生時一般，絲毫不帶死色。

『他並沒有死呢，你們看！』我說着，詠芬連忙去摸他臉部和手。

『死了，是冰冷的。』

唉！完了，還有什麼希望呢，兩個勇敢的戰士，都爲民族解放鬥爭而光榮地犧牲了！

『有誰知道他是那一連嗎？』我悽咽地問。

『他叫向得標××團的代理連長，這回打死了至少有三四十個日本鬼，三天三夜都在戰壕裏沒有吃飯，拚命地打，拚命地衝鋒，他本來是排長，因爲六連的連長帶花，所以他來代理：唉！他真是個好人，又勇敢又和氣，弟兄們都愛他。』

一個士兵含着眼淚。敘述他的簡單歷史，聽衆都低下頭來嘆息。

『日本鬼還沒有完全消滅，所以他死了不閉眼睛。』

『你看他多麼恨日本鬼，牙齒咬得緊緊的。』

『還有，他的二隻脚，真像在戰壕裏坐着休息時的姿勢一樣。』

弟兄們我一句你一句地在互相談着，我忽然憶起了一句頂重要的話問他們。

『他們兩個死的時候有什麼遺囑嗎？』

『那位連長痛得要死，哼都哼不出，還有什麼遺囑？』一位高個子穿着棉背心，左手帶花的士

兵回答我。『只有排長在死前大聲喊着：『醫官，快把我醫好，我要到前線去呵！』

——唉！臨死還不忘殺敵，偉大的戰士呵！

仍然把毯子蓋好，每個人懷着滿腔的哀悼靜默地走出了病房，竹籬外面傳來混雜的腳步聲，又有好幾個受傷的戰士抬來了！……

浦東的一夜

陳之亮

八二三開戰後的第二天，抗敵的英雄們達到了浦東。這予浦東的民衆一個重大刺激。××師營長尹傑，是個豪爽，高個子而有燕趙之風的戰士。——可惜他已在劉行受傷了！他先與當地的民衆武裝領袖討論了一些時候之後，他們就到外面去實地觀察地形，以作制敵的準備。敵人的飛機，繼續不斷地在浦東上空偵察掃射，但我們的機關槍也軋軋地響過不停，戰爭在浦東是免不了的事實，我們大家很興奮地等待着。

『我們今晚就幹，大家準備着！』天剛晚，尹營長吩咐部下準備作戰。

六點半了，浦東沿浦一帶着了許多砲彈，這是初次浦東的我軍炮兵的初試顏色。一顆顆的『空中炸』和『落地開花』，都擊中了敵方的陣地——匯山碼頭和新三井碼頭，英商其昌棧，絲毫沒有一些影響，胆大的洋人，躲在屋頂觀戰。

NYK新匯山碼頭五層樓的棧頂上，本來架有兩枝機關槍，控制浦東大道，利害非凡，但爲我軍大砲擊中，他們不得不棄槍曳砲而走，再也不敢到棧頂踞高臨下的逞兇了！

前就新三井碼頭（即三井第二煤棧）而言，棧中有好幾萬噸煤，幾百座煤山，爲敵方『煤糧的

總站」，貼鄰就是日本海軍碼頭，地位非常重要，時常泊着機條敵艦作爲保護，那晚的我們砲兵，即予他們極大的威脅，依事實來說吧：我們的大砲，既經擊中丁敵艦。敵艦上即發非常紛亂的嘈雜之聲，即將敵艦向前移動幾十公尺。不料纔也不會帶牢，我們的砲又擊中了，他們又嘈雜了一會，將船向後移動，而我們的砲又能擊中。我們的砲不斷地轟着，他們忙而向前向後移動，他們如是地手忙腳亂了一整夜。站在其昌棧觀戰的西人，拍拍我們同胞的肩膀說：『你們的砲，打得再好不過了！』

我們的砲兵既威脅於上，步兵也同時攻擊於下。尹營長率領了弟兄，在新三井裏面××地帶，一部分是攻擊的，一部分是增援的，七點過後，他們既經在××地帶配備好了，就由連長排長匍匐着向敵人搜索，他們回來了，向營長報告之後，即召集各班長訓話：某班由某路進，某班由某方攻擊某點，某班接應某班。他們吩咐停當之後，即向前推進，到達預定之點準備營長發令「發火」。

營長和嚮導雖是在後面不到五十公尺之處，他身上帶着手槍和一只望遠鏡。

開火的命令，終於由營長發了，那晚用的是×擊法。拍！拍！拍！白！白！白！白！我們的機關槍迫擊砲怒吼了，一前一後，一東一四，前呼後應地叫了，敵人當時慌了手脚，不知攻擊他們的人在何處！他們兵艦上的大砲無目的放了，密集地的機關槍亂掃着。機關槍的子彈顏色有紅，白，綠三種，密集之程度，難以形容，他們的掃射，由遠而近，但是並沒沒有傷我們一絲一毫。當他們開槍開得發瘋的時候，我們靜待着他們開，等到他們要暫定的時候，我們又攻擊起來了，他們又慌忙應戰。在敵人方面，我可以用『倉皇應戰』，『疲於應付』二字來形容。

將到某一個機會，連長發着『衝鋒』的命令，奮不顧身的鬥士，冒着紅白綠三種密集的機關槍

，向前衝了！衝到浜邊，衝到橋門，衝進煤堆，衝得敵人發抖，吱吱怪怪。是役也。我們僅僅七個弟兄掛彩。

新三井經此次攻擊之後，敵艦再也不敢靠近碼頭了，除了偷煤以外。

以我們這樣的戰術對付敵人，終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交過手的實際狀況告訴我們如此的！

陳銘樞將軍談戰局

泉

上海和上海四郊的人們，一提到這一次「八一三」的抗戰，誰也不會忘記五年前「一二八」的烽火；記起「一二八」當時第十九路軍英勇的抗日戰，我們更忘記不了領導十九路軍堅決抗戰的那些將官們。——他們叱咤三軍，站在為爭取民族解放的戰爭的前線，由於那一次壯烈浴血抗戰，不僅使全世界認識了這老大的民族匪獍怒吼的精神；不僅答復了頑寇的侵略；不僅堅定了全民族唯抗戰才得生存的意志；而特別是基於這些先導的條件，終於實現了今日全民抗戰的要求。所以，我們此時回憶到十九路軍的光榮，我們對於領導十九路軍的將官們，祇有無限的欽敬，祇有無限的感奮！因為他們的光榮，便是我們的光榮，是我們全民族的光榮。

那天，記者在前線某處，偶然獲知陳銘樞將軍偕蔣光鼐將軍也在前線觀察陣地的消息，即時感到莫大的興奮，陳真如先生不就是舊十九路軍的最高領導者之一嗎？是的：他不但是一個親身參與北伐的革命軍人。並且因的他在思想學問上都有很深的素養，又會親乘過政務，所以他還是一位儒將，是一位開明進步的政治家。

「陳先生觀察前線後的觀感怎樣？」記者見着他的時候，劈頭就開始了訪問。

他對記者笑了笑，他說：前線將領抗戰精神的沉着勇敢，精誠團結，都表現了最高的一致。：『在作戰上，我們的陣地，現在真如銅牆鐵壁一樣的堅固，一村落，一河溝的佈置，我們都進守有方，敵方的企圖，終要成爲畫餅的。』

關於戰略上的問題，我們自然不便多問。我們祇廣泛汎的提出了抗戰前途的問題，請他告訴一些他的意見。他很遲疑的說：

『所謂全面抗戰，當然不單是軍事上的抗戰；當是指全般的政治，經濟，外交，羣衆運動等一切方面的抗戰問題而言的。要談這些總的整個的問題，中央當然有部署而且也都繼續在部署中的，我在這裏不能發表什麼個人的意見』。

他雖然對記者很和藹的等待着，但他反覆的表示：「他是軍人」——他不能隨便發表談話。多少年來，大家祇有一個志願，就是要抗日，要把在祖國的領土內所有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一個都不遺留的都打牠出去！既然有了實踐這志願的機會，一切都應該無話可說。所以他果敢沉毅的告訴記者：

『這一個全面抗戰的最後勝利，我們必須要一心一德的，克服一功困難，堅苦的去爭取。我們要持久戰，我們要有持久戰的決心，在戰爭的進行中，悲壯的犧牲自不可免。但是勝利要從犧牲中求得，我們決不能因犧牲而動搖。就上海這一方面的戰事，我們已有相當的犧牲了，可是我們要知道敵人比我們的犧牲更大。現在他可以告訴你，上海我軍的配備，可以絕對持久的和敵人拼下去，敵人再休想進攻，固然戰略上的進退是另一問題；但試問敵人方面，究有多少把握？能「持久」到幾時呢？』

對於上海的抗戰，他是百分之百的表示樂觀的。記者就問他華北方面的情况了。

的確，華北方面，津浦，平漢兩線，日前曾有若干的不順利；但這不足爲慮。山西已有生力軍加上前綫，且已獲了空前的大捷，敵人精銳的坂垣部隊已受了我軍最嚴重的打擊，也一樣是樂觀的。山東我們也早已佈置好了。敵人因爲單純武力的進攻，受了挫折，所以又想以素來慣用的謠言手段，來動搖我們的陣線，誣蔑我們的少數有封疆之任的將領。平型關捷報傳來的同時，也傳來了綏晉的謠言，這都是日人技窮了的表示。」

偶然會見陳將軍，談南北抗戰的局勢，他的結論：都是樂觀。這篇記事刊出，他已回到南京了。我們還知道和他同行晉京的李濟琛將軍現在也出發到華北去視察了。

上海人不忘記舊十九路軍，我在現在的戰線上又會到舊十九路軍的將領：這是表示什麼呢？：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變成爲一個偉大的巨人了，全中國的所有一切軍人，都是像鐵一樣的團聚在一條戰線上當着每一個戰的細胞了！

前綫一角

蕭蔓若

那天的早上，趁着敵人的飛機大砲還沒有十分發作我和朱兩個，由我們的駐地×××出發，到二百里遠的前線拜會正在那兒堅苦地指揮作戰的□□□師師長×××先生。

頭上的天，又藍又高，這裏那裏飄起幾塊淡淡的白雲；廣平的田野——禾苗，棉花，豆子鑲成的黃綠參差的田野，像無邊無際的大海，從我們的前後左左向遠處浩蕩開去；縱橫的河流，交織在這大海的中間，樹叢和村莊，熱鬧地散點在一切的處所。多麼美麗的江南，多麼富饒的江南，可是

現在敵人的魔手已經在開始撕毀它了，眼看着這美麗、富饒的地方，在敵人殘酷的飛機大砲之下，將變成一片瓦礫，一塊焦土，一種萬劫不復的廢墟。不是麼，就在這時候，因為恐怖着敵人的摧殘，成千成萬的同胞們，已經別去他們可愛的家鄉，到遠方逃難去了，剩下這美麗富饒的田園，剩下這些禾苗，棉花，豆子，讓它們枯萎，零落，腐敗，結果變成一個龐大的荒蕪！我一邊在泥土路上走着，一邊看着這豐盛的農作，我只有搖頭嘆息。余家渡的嘉根，不是寶貝地愛惜着掉在田裏的一枝禾尾？有誰來愛惜這海樣多的穀物呢？

在路上躲過了好幾次敵人的飛機，我們才到達了韓師長指揮作戰的地點。這時火綫上的槍炮聲逐漸緊密了，大炮彈在我們的頭上呼呼地吼着，步槍子彈也不時在我們的耳邊唧唧的飛過。

韓師長是廣東人，說着一口很好的普通話，從他那裏，我知道了更多的前綫將士們英勇抗戰的情形。本來，一到前方，我就聽到本師官兵如何奮勇殺敵，如何悲壯犧牲的消息，不過，今天獲得了更多的好材料。

據說，本師一開到羅店這邊來，就碰到敵人的所謂第□次總攻，弟兄們全都興高彩烈地接受這難得的見面禮，仗火可真打得激烈，敵人不顧本錢，拚命叫他們的大炮飛機向我們的陣地轟炸，弟兄們可誰也耐不住躲在戰壕裏，往往不需要上級長官的命令，就自動地跳出來，向敵人的陣綫衝過去；手榴彈，刺刀，是他們回答敵人的上好的禮物；喊殺聲把地球震得爆炸。敵所恃的，也僅僅是大炮和飛機，他們的步兵簡直不值一顧，一聽到弟兄們的『殺』聲，所謂『皇軍』們就嚇得屁滾流屎，抱頭鼠竄。弟兄們的英勇，常常是使敵人吃驚的。

當然，因為異乎尋常地勇敢，和敵人火器的猛烈，弟兄們是有着空前壯烈的犧牲。可是這算得

什麼呢？弟兄們願意以自己的血和肉塞住敵人的砲口，塞住敵人貪饕而兇暴的野心，以換取自己偉大民族的解放！

雖然犧牲很大，弟兄們却似一座鐵的長，怎樣也不移動一步，始終保持着原有的陣地。

電話不時地響着，聽筒由參謀主任的手裏轉到韓師長的手裏。韓師長嚴肅地聽着前綫的戰情報告，嚴肅地給他的部下回答或命令。這就常常打斷了我們的談話。

這時候，突然轟一聲，在掩蔽室的附近掉下了一顆巨大砲的彈，室裏空氣撕裂着，牆壁屋瓦都在吼叫，在震動，破片什麼的在近處打得亂響。接着又是一砲，兩砲，三砲。我和朱的身體都本能地向裏面傾屈着，無疑地，臉上一定也多少現出了恐慌的子。韓師長却安慰着我們，說這一點也不算什麼，連日以來。在這屋子的前前後後，恐恐掉得有一千顆以上的炮弹呢！看見韓師長他們懸靜如常，我心裏又發生着無限的漸快。平時做慣了「文人」，提起筆勇猛非常，而臨着危險，就有失掉常態了。自己該怎樣的鍛鍊一下呢！

還多謝了韓師長的餅干，然後才告辭回到了原地。

前方的漢奸

冰瑩

說出來真有點令人難相信，在前方的漢奸，真比後方的多十倍，要厲害百倍！

他們的種類很多，有大漢奸，小漢奸之別，大漢奸是有整個組織，整個有計劃地來破壞我軍進行的，小漢奸，不過在前綫或者後方搞一搗亂，殺幾個徒手士兵，拿去請賞。（每殺一個我方的士兵或政治工作人員就可得伍元獎賞。）或者調查到了什麼地方駐有部隊，什麼地方是野戰醫院，去

報告敵軍來丟炸彈。他們的暗記號共有四種。(一)貼膏藥在身上。(二)藏火柴(不用盒裝，零星的火柴)。(三)藏紅布或紅紙在口袋。(四)放手槍。

這區離戰區雖只有三十多里，但漢奸特別活動，如果不帶槍，簡直不能行走。他們最初加工的時候，每人一天伍元，不管報告的消息重要不重要，總有現錢拿，等到三四天過去了，如果工作沒有什麼特殊的成績表現，於是一手槍就結果了他。

在上海，羅店，嘉定這一帶的漢奸，多半是江北人。他們的工作是向敵人告密，例如我軍駐紮在什麼地方，某地做有防禦工事，新開來的部隊有多少等等，最厲害的，他們把毒藥夾在麵包，紙烟大餅裏面送到前方去慰勞，如果吃了馬上就中毒。其次就是假裝很貧苦可憐的老百姓，替你挑担，做事，夾在隊伍刺探軍情。

聽說九月二十一日敵機轟炸我陣地，是中漢奸用一面鏡子照反光惹出來的。如果是白天敵機來了，他就燒火，烟從屋上冒出，這就是他們的標記。表明這裏駐紮有部隊或傷兵，晚上就用手電照出目標給敵人轟炸，

今天我們房子的附近丟下了五個彈炸，敵機共來過十多次，一定又有漢奸去報告了，不然我們住在這小小的茅屋裏他怎麼知道呢？

目前我們在前方的工作，是一面抗日，一面剿除漢奸，常常一提就是七八個，真是多如過江之鯽。自然，這些甘心，賣國狼心狗肺的王八們，到了我們手裏，再也不要希望生還，一槍就結果了他的狗命。

在後方的羣衆們，希望你們加緊消滅漢奸的工作，每一個羣衆都要認清漢奸就是我們中華民族

最大的敵人，不首先消滅他，我們的民族革命就不能得着勝利！

戰地剪影

黎明健

整個瀏河的民房已經被敵人的炸彈轟炸光了，只見一堆堆灰色的瓦片，一堆堆的爛木頭，平日最熱鬧的一角，現在竟連一個壯年人都沒有，只有幾個走不動小脚老太太，有一位年紀將近八十歲，她的子孫都做了敵人炸彈的犧牲品，現只剩她一個人在那死守着斷垣殘壁。

××小學校更被敵人毀壞得一塌糊塗，使人悲憤的是敵人將總理的遺像撕毀得不成個樣，我和朋友借到一盒火柴，走到總理遺像前，用火把它燒了，我以為這樣做却比被敵人糟塌的好。

從××回到××，辰光已近黑夜，路上的士兵漸漸地多起，一隊隊往戰地開去。我們也預備出發到前線，突然敵機又來了。整個的隊伍便分散開來。我躲到草堆裏，仰望飛機的動靜，不久它就飛走了。我由草堆裏鑽出，忽看到身旁有兩位武裝的兒童身上帶有不少東西，我好奇的去問：「你們幾歲啦？」「我十四。」「我十五」。他倆活潑的答着。說是四川人。我又問：「你們是到前線去作戰嗎？」「是的」。他的答覆叫我吃了一驚，我本以為他倆是勤務兵，倒沒想到——是火線上的鬥士。我不自主地和他們說：「你們真是好男兒。已打過仗嗎？」「打過，我並且用手榴彈將衝到我陣地來的敵人炸死過好幾個。」他們得意的說着。時間不許我們仔細再談，便拍了一張照留個紀念。這倆位武裝小同志，我將永遠記着他倆的偉大。

到嘉定的第二天黃昏後，由×處長帶我們到師部去，一路沿着小河，走着那崎嶇的道路。師長們都熱誠的迎接我們，師長興奮地說：「難得，你們能勇敢的來到前方，很足以表現後方

民衆對抗戰的關心。」

的確，前方的將士得到後方民衆的慰問是使他們極感奮的事，特別是婦女，婦女能到前方去慰勞，很能給他們增勇氣，同時也能讓將士們知道——在這神聖的抗戰中，全國同胞已不分男女老少都一致起來走上這偉大的爲民族解放的戰綫了。使他們感到——他們並不孤獨，他們永遠是被後方同胞們擁護着。

參謀長說：「這裏很需要看護員，最好是婦女，因爲她們心細，有耐心，同時傷兵們得到婦女的看護也感着更大的安慰，一面還可以做政治工作。過去婦女所謂——賢妻良母，實際跟奴隸一樣，現在要表現男女一樣的有用，大家一定要實地幹去，才能表現她的能力。」參謀長的話說：「我一定把參謀長的指導帶給我們女同胞，希望有一天婦女也能武裝起來殺敵人。」參謀長說：「不用這樣，只要精神武裝就好，我們並不希望全國人民都武裝殺敵。有其他比殺敵更重要的工作還等後方民衆去做呢。」接着師長說：「在全面抗戰中，我們只希望後方多多組織民衆，訓練民衆，長期抗戰下去是需要大量的補充戰鬥員的，在敵人侵略的砲聲下，每個中國人都應抱定決心，抗戰到底，剩下一最後一支槍，一個人，都得與敵拚個死活，在兩個多月的血肉抗戰，從軍長到士兵，沒有一人說過一聲苦，可說我們的精神已勝利了。」最後師長，參謀長都給我題了字。

師長題的是：

我們大家共同奮鬥，

最後五分鐘不達到，

最後勝利不放手。

參謀長題的是：

「拚將最大的犧牲，
爭取最後的勝利。」

陳沛 十月廿六日

一〇，二六，于XXXXX

第三天又到師部請求師長允許我們到火綫上去慰問士兵，師長看到我們熱心的要求他在猶豫，好在那時前綫正是休戰的時候，他終於答應了。但再三的叮囑我們——當心吃流彈。我們雖然都是沒有戰場的經驗。可是我們並不膽怯，就到火綫去了。

路的兩旁，都是稻田，棉花田，稻子已成熟，結着豐滿的穗子。棉花枝綻上着一球球的白花，配着綠的葉子。

從陸地走進交通溝，一路灣灣曲曲，要是沒有人領路定會轉糊塗。

走到第一道防綫，遠望去，對方就是敵人陣地，一剎那間，敵機又來了，機關槍「達達」的響着，我們並不怕，更胆大的站在陸上窺測敵人陣地，真是威武的樣子。

入晚戰事突變緊張，軍部來電話要我們離開前方，怕以後走起不便。

一點鐘我們搭上運貨的卡車回上海，到XX停了四個鐘頭卸貨。

今晚飛機大砲聲比往日特別激烈，路上的傷兵陸續的增加，可少見救護車去救。受傷的戰士，他們血淋淋地掙扎着。月光照在他們身上，很明顯地可以看到——斷脚的，斷手的，掉鼻子的，一個個由田地裏，爛草堆裏，經過小河流爬到公路旁，等待救護車子去救，他們向路過的汽車悲壯悽

然的喚着——「同志們，快來救我，我還要打敵人呢」。他們異口同聲地喊着，真是慘極啦。當我們車上的貨物運完時，我提議救幾個傷兵到上海，朋友們都下車去抬傷兵，僅僅能救五位，朋友們又到田裏拿了許多稻草給他們鋪好。

五位中有一個是排長，帶着重傷，腦子却很清醒，他說了許多火綫上的事情給我聽。他參加過瀏河的血戰，羅店的衝鋒，這次在大場才受重傷，他告訴我——「今晚戰事，非常激烈，一排只剩兩三個了，我受了重傷，不然一定與敵拚死，日本強盜燬了咱們家，炸死咱們同胞，我們不打他，早晚也被他打」。「日本的士兵里，有咱們東北，滿洲同胞，他們受傷後，重傷即槍斃，輕傷醫好再上戰場」，「東北人不能二人同在一起談話，如有，立刻槍決」，「敵人發傳單到我們陣地來，上面說——要士兵投降，每人償洋五元。真是可笑，他就拿五萬元來，我也不會去，我們打仗是爲國，而後爲家，一人拿他的錢有何用場？結果還得送命給他，倒不如爲國犧牲好」。「敵人怕我大刀隊，每人腰上帶鐵圈，可是我們照樣用刀將敵刺殺。可敬的敵人，他們士兵身穿絨絨的軍衣，脚着黑黑的皮鞋，跑起路來常摔跟頭，碰到泥濘道路，怕弄污濁衣和鞋，他們愛漂亮不能吃苦。」

排長興奮地講，他聽不見砲聲，聽不見空中敵機的盤旋，看不見天空探險燈。他繼續說——「可憐東北同胞，他們做了日本的奴隸，又被徵去當兵，說來痛心。可是，日前有個東北兵，來到我家，向我說——你們不要打仗，還是跟我的好，我們每月有卅元薪水拿，他一面說，一面從袋中拿出大卷新的鈔票來誘人，又說——做了亡國奴有何關，只要有錢那就好。唉！我聽他的話，只是憐憫他，好笑他，我和他說——你在火線上再多拿點錢也是沒有用，這是日本人對你們的詭計，日本人拿幾張紙頭買你的命，這些鈔票都是假的，現在我就要你死在我手裏。他跪下求饒叫我放他。他

雖是我們同胞，但是他已中毒太深。存心不良，我只得痛心含淚將他槍斃。」

黎明將近，敵機大隊出發，又不斷投炸彈，不知何處又要被炸。

在XX路看到往前線去的大隊將士，身前帶着手榴彈。身後背着大刀，長槍，肩上抗着大砲，軍火。手中牽着騾和馬。快步雄壯地跑着，趕去接防殺敵。

天已大亮，上海是近了。我們先把所帶來的受傷弟兄們送到某醫院，才轉回寓來。雖則一夜沒有睡，了無倦意。換了衣服，望一望朋友們去，怕他們急壞了。

見着郭沫若先生，開頭第一句話我就說：「我沒有成了砲灰」！大家都笑了。原來出發的時候，郭先生也同去的，到了某地，他轉到某軍去了。我便跟着冰瑩姊去看看她們隨從的軍中情形，郭先生打趣地說：「小心點成砲灰呀」！所以我一見他面才那樣說起。

三天戰地生活，所遇見的，不論是將領或士兵，談到殺敵，總是眉飛色舞的。因為有了這樣的士氣，雖則得到退出大塲的消息，也並不見得怎樣難過。

最後我要替前方作戰的勇士們向全上海各界救亡團體請求：多組織担架隊，救護隊，到前線去服務，因為前方太缺乏，更要多多增加救護車子。

月夜戰地散記

林林

塗滿了泥土的我們的汽車，由XX橋走進了XX地在一條臭水溝的旁邊，是暫時停下了。我隨着郭沫若先生下車，向那民房的小道裏走去，謝冰瑩黎明健二女士和其他幾位同伴也隨着走來，到了裏面，我才曉得這是XX將軍的XX部。同行的有個攝影記者，他提議要照相，XX將軍就

說：「大家在一起照好啦」。

於是大家都由小房間走到庭院的白石階上。階前有許多綠綠的樹和紅的花，頗爲雅緻。攝影記者在那花樹旁的小灰路照了相，照了兩張。

只是一會兒，我們就告退了，××將軍送到車旁來，我們又擠上了汽車。我們的地是××，我們就按着×將軍所指定的路逕走，那是比較安全，而敵人砲火達不到的路逕。汽車再出發了，是將近黃昏的時候了，剛才車中所見的夕陽的霞光，已經消逝，薄暮的氣氛，環繞着我們的周遭來。

路景，已是模糊難辨的了，汽車不能不開燈，車順着光明的前路前進，路有些被炸彈炸壞了，剛鋪修好，不大平坦，車身有時簸動起來。郭先生吩咐明健要小心，別碰着車頂。因爲先生從南京回來時頭部會碰腫了的。汽車由簸動而跳舞了。先生很有趣的說：「跳舞的汽車」！

大家都笑了。這時我忽然想到先生曾有篇文章標題是桌子的跳舞，我說了出來，接着冰瑩就向先生說：「郭先生寫過桌子的跳舞，再來汽車的跳舞吧」。

在途間，車夫間或停車去探聽有沒有敵機來，因爲車開了燈，有目標是要小心的。先生說「有我在，飛機不敢來」。「真怪，在前綫，敵人的飛機，像烏鴉般地飛，我跑到哪兒，飛機就炸到哪兒，……」在冰瑩這話還沒有說完，先生就插着說：「你是渾好了」！這話逗得車裏滿是笑聲了。

大家在融融的快意中，忘記了車中局促的悶苦。車走到哪兒也不知道了。後來不知怎樣接起唱歌的話來，「明健你唱隻歌吧」先生說。明健不願唱，「提起唱歌我就頭痛。」可是想不到冰瑩却自薦要唱了，她唱棠棣之花裏面的歌曲，嗓子雖然不好，但還有韻味，先生間或和唱一兩句。曲唱完

之後，又背起詩來了，先生的詩集瓶，我已讀過好幾遍，但一時却背不來，冰瑩要背也背不完整，結果還是先生的記憶力強，竟背了二首給我們聽。

我們真愉快極了。沿途車中，有談有笑，既唱歌，又唸詩，不知不覺之間，說是已經到了目的地了。先生和我，先下了車，冰瑩他們還要轉到××去的。於是，我們就分了手。

到了目的地了。天很黑，繁星在深藍的天上灼耀着。村莊的平房，隱約在附近的朦朧中。探問起來，來接先生的人，並沒有在這裏，這怕是時間地點弄錯了，因為車夫初次來此。

這裏，先生雖然來過，但那是白天。今夜如沒有人引路，是很不便的。因此就雇了當地的一個青年，他在前頭走。我提着電筒在照。路是狹隘的鋪着小石子的，路旁的民衆，有的半掩着門，點着淡黃的油燈。拐灣抹角，漸漸走出村外了。添黑一片的田野，看不見什麼，只有聽見遙遙的砲聲，和周遭唧唧的虫聲。

走了許多路，遇見途中一個小路牌之後，再沿着河邊走去，一會兒就到了。我們進了第一重門，在第二重門那邊，詢問守衛兵，回答的是這裏不是×××部。我們曉得引路的引錯了，先生叫我拿一塊錢給他，我憶起北伐中，先生對待民衆的態度。

先生讓守衛兵傳達一下，裏面有人來引我們進去了。那裏房子很多，路過時，看見人們在臘燭光下，作抄寫和印刷的工作，很肅靜很緊張似的。

這是××××的×部。那房間裏面葉伯芹軍長和×團長在談話。他們出來接先生，那×團長，指着擺在電話機，地圖旁邊的文件上面的抗戰與覺悟說：

——哦，就是郭先生！我們正在讀您的書呢。

——你們辛苦了吧。先生說。

不，我們很快的，四十多年來，六年來所希望的，不過就是今天了。……………

葉軍長和×團長都是××省人，他們用××省的國語，我怕先生聽不大來。他們很沈實地爽直地告訴了我們許多事情。他說從××來時，覺得很沒有把握，現在越打越有把握了。前些時候，劉行的戰事，非常激烈，那是一個遭遇戰，敵人無意間受着猛然的攻擊，飛機大砲完全失却作用，被我們殺死很多。日本報也都登載出來，認為是開戰以來，是最苦戰的一回，比『日俄戰爭』的旅順之役，還要厲害數倍的。

葉軍長又說日本兵很怕死，很迷信，在他們屍體上常有護身符之類的東西，那這面寫着這樣的字：

『劍難砲彈除』

先生就解釋『除』是避免，日本勳詞放在後面，這是避免刀槍砲彈的災難的意思。

我們問了問題，他總很周詳的回答。先生本是想看××司令，當晚即回上海的，怕時間太晚，就請他打電話疏通，派人領我們去。在未離開此地之前，先生請他們幾個字留念。葉軍長就謙遜地寫：『最後關頭，死中求生』×團長也寫了岳飛的句子：『還我河山』。

我們向葉軍長辭別了，但×團長他是外來的，他可順路陪我們一齊去。

大約是九點多鐘的時候了。

我們走出庭院，明月在天，剛才滿空繁星好像不見了。×團長和三兩位武裝弟兄陪着我們在阡陌間走。先生交帶了引路的和一位弟兄，到原先停車的地方，等汽車回來，讓他到××橋來接我們。

清涼的夜，寒月的銀輝，映照稻田來，景色是很綺麗的。禾稻已到成熟的時候了，有的已經割掉，有的還沒有割，月光在那輕柔的禾稻上，浮泛着可愛的微波。

約莫有半點鐘的光景，走到了前面有個竹林的地方，就停步了。竹林畔歇着一輛鋪滿竹枝的汽車，我們在車旁佇立着，候着車。月光皎潔的田野中，在竹籬茅舍之間，三三兩兩的武裝弟兄，匆匆的搬運東西，……唐代邊塞詩的情景，我是身感受着了。

夜，是我們前方戰士們，最活躍最興奮的時分。

我們坐上汽車了，經過一段短短的路程就下來。X團長在這裏就分途歸去。另有傳令弟兄來接我們，我們踏過XX橋，走進了深藏在村莊民家裏的XX司令官的軍營。

時近中夜，月已斜西，我們走出門外的時候，汽車夫已在等待我們好久了。於是大家一齊下了船，駛向XX了。在船中，我從玻璃窗外，看看白白的霧氣，白白的月色。互相融和的肅穆的兩岸夜景，我是深深的感着另有一番滋味了。

捨了船，又坐上汽車，我緊抱着兩包珍貴的戰利品，在清冷的銀灰色的歸途中，一直走了二個鐘頭，才回到上海。

崑山之行

莫思

從上海到崑山，這條路程是長的，因為公路並不怎樣崎嶇，汽車開足了速度，二小時也可到達了。

我沒有細細地觀察這一條路上的一切；但，憑着眼睛前飄過的一點，我已很相信，我們是有持

久戰的充分力量。

內地雖然有漢奸，愛國的農民却也到處可以看到。在XX，一羣農民看見我們車子走過，嘻嘻地笑着，這十足地表現了他們對於自己能力所做得到的本位的抗戰工作的興奮，與敵人的強制徵集兵役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敵人因為無法動搖我們鐵一般的第一道防線，他們祇能以多量的飛機到內地去轟炸，真茹，南翔，嘉定，太倉，崑山，都是轟炸的目標，其中以嘉定被炸得最厲害，城里的人被炸得死的死，逃的逃，祇留着一座塔孤單地守着這古老的城，嘉定就這樣被當做轟炸的目標了。

然而敵機的多量炸彈祇能炸去目標顯明的房屋，祇能趕跑了無辜的農民。

但，把農民趕跑得太多，我們的損失不能說單是一些房屋，我在棉花田里躺過很長的時間，我看見棉花已開了苞，像雪花一樣的停在葉枝上，怪可愛的，可是沒有人去採，即使風雨不把它們摧殘得枯去，也終有一次給敵機找上頭來一陣摧殘。農民們出了很大的力氣，現在是白費啦！

崑山，情形是比較緩和得多，我是晚上趕到那裏的。在黑簇簇的公路上摸索了一回，突然看見前有二三燈光，我像獲得什麼似的心裏有一點兒喜悅。

沿着公路，蓋起了三四間蘆蓆棚，棚上面吊起一盞檯燈在晚風里搖擺着，爐子里的煤紅得發黃，赤着腳的孩子蹲在泥地上，脫拍脫拍，拉着風箱。灶口里冒着蛇舌一樣的火簇。伙計把蒸籠蓋一打開，熱氣往上直冒，對面的臉目都模糊了。

客地來的虎視眈眈的望着蒸籠，祇等揭開籠蓋，就伸出粗大的胳膊往籠里就撈，一下子就完了。遲一着撈不到熱餛飩的，冒了火，操着北方話罵了：

「他媽的，老子早給了錢，幹嗎不給我東西？」

伙計雖然是本地人，却也硬着舌頭講北方話來道歉，看樣子我有點對付不了圍在前面的許多客人，他是常索換罵的。

自己趕了很多路，肚子也餓得發荒，也就立在蘆席棚吃一碟子肉一碗粥，三個饅頭。

這不像是江南的景緻，很接近我從小說中得到北方情味。

我在那裏宿了一宵。第二天，我才認識了崑山。那裏的市鎮是相當大的，而且也很熱鬧，現在給炸了幾次，祇有一個早市了，下午，多數的鋪子是關上了門。隔晚那地方還是有很多的客人在吃早點；背後，越過一條橋，那狹狹的街道，擠滿了人，看不到一絲恐怖意味。然而，下午是換了一個樣子的。

在牆上，寫有不少的標語，有中宣部的，也有除奸團的樣子比別的，地方都有秩序得多。

抗戰小叢書
前綫歸來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初版

實售國幣一角五分

編輯者 華光出版社

發行者 華光出版社

特約經售

香港 世界書局
廣州 北新書局
廈門 上海雜誌公司
開明書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